

双

金

錠

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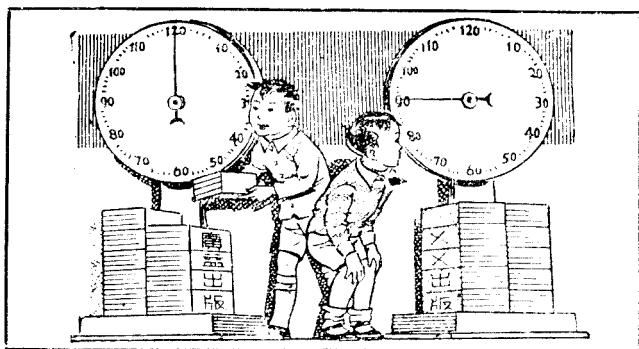
传

# 雙金錠全傳

繡像仿宋完本



香局刊行



◀ 數 比 賜 請 美 優 質 品 否 是 書 各 版 出 局 總 ▶

通俗  
說部  
叢書

雙金錠 全書一冊

原定價五角 今售實價五分

(外埠酌加郵費)

校勘者 周 郁 浩

印行者 廣益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河南路  
廣益書局  
一三七號

分發行所

南京 漢口 重慶  
廣州 宜昌 成都  
長沙 宜昌 廣益書局  
北平 開封 萬縣

發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## 附

方今文化日新。文學之範圍日廣。若古本說部諸書。文義顯明。流傳既徧。因勢利導。足以灌輸社會。促進文化。故新舊說部。在今日文學界中。實爲需要。惜乎一般刊本。字句舛誤。繡像俗陋。且將內容刪割割裂。藉此減縮篇幅。貶價出售。漁利競爭。誑騙讀者。莫此爲甚。本局深恨此種行爲。願以闡揚文化。提倡普及教育。爲出版業之天職。故於刊行古本說部諸書。莫不整理精細。考究完整。實事求是。向爲讀者所贊許。本局以優美之書籍。取最低廉之代價。原爲助導文化。推廣流通。區區之忱。惟

希公鑒。

# 卷頭語

孔老夫子說：「富而無驕，貧而無詬。」那是多麼難能的事！因為富有的人，平日住着廣廳大廈，出來的時候，高車駟馬，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綾羅呢絨，一切的一切，養成了勢利習慣，自然目空一世，驕氣逼人，了。

至於貧的人呢，爲了種種的環境，種種的壓迫，在飢餓線上解決麵包問題，當然守着老夫子的話，簡直活活餓死，一天也做不成人，所以不能不運用拍馬手段，諂和口氣，抑承富人的壽，其養活他全家的性命，延長他潤的殘喘，那末安得叫他「不諂」呢？

不過話要說轉來，在貧的立場上，是非諂不可的，可是要認定自家的人格，凡事知己，守本分，不向人乞求，雖然是諂的，獻媚的，就有人讚一聲窮得有志氣了。

因此我便大膽地說：「富人始終是勢利的，貧人始終是諂笑的。」  
我重編這部雙金錠，無異地告訴你勢利的富人欺辱貧人的舉例。

一黃吏部懼怕王鐵面，將大女兒許了王鐵面的兒子，後來王鐵面死了，身後蕭條，餓睡不起，窮女婿，不惜用了殘忍的方法，圖害女婿，想不到天理昭彰，女婿沒有害死，反把二女兒陪送了一個。

這樣一看，黃吏部的報應，全是爲富不仁得到的，可見富人勢利的結果，還是貧人得到了最後勝利啊！這部書在彈詞界很活躍的，但原本只有六回，唱詞非常含糊，尤其是奪魚亥，不堪一讀！今重編成十三回，全書共計六萬字，並加入了一點笑料，或許風行一時哩！

蝶廬寫於重編後二五、五、二十。

嘉靖皇帝



吏部黃恩



蔡都堂



龍公子



王五卿



戚子卿



裴老大人



楊文







杜子卿



汪秋澗

敬春



張進寶

劉板桂



項君美



# 雙金錠全傳

## 目錄

- |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水手爭釐……………一  | 第十回  | 哭聖鬧衙……………五三 |
| 第二回 | 金錠聯姻……………六  | 第十一回 | 菴堂定親……………五八 |
| 第三回 | 扶柩回鄉……………一二 | 第十二回 | 瀝血告狀……………六三 |
| 第四回 | 奪屋動武……………一八 | 第十三回 | 雙美團圓……………六九 |
| 第五回 | 花園見壻……………二四 |      |             |
| 第六回 | 逼寫婚書……………三〇 |      |             |
| 第七回 | 兇奴殺婢……………三五 |      |             |
| 第八回 | 誣陷屈招……………四一 |      |             |
| 第九回 | 義僕探監……………四七 |      |             |

明代傳  
史說部 雙金錠全傳 重編本

第一回 水手爭釐

自家富貴場中，逃不出「勢利」兩字，尤其是貪官污吏，勢利更甚！他的心目中注視在金錢上面，把金錢做了媒介，就算當時勉強訂了婚姻，這婚姻早已生了裂紋，正不待事過境遷，到了日後纔知道呢！但古來的婚姻禮教，與目前不同，很不容易離異，一經訂定，九牛難拔，那怕你十分勢利，眼看一貧一富，判若天淵，只是女婿沒有犯過罪案，好好一個窮讀書人，任憑你官居宰輔也，祇能忍耐過去，圖賴不得的啊。

現在這部書據說太倉寶有其事，那黃吏部實有其人，生成勢利心腸，賄通官吏，釀成女婿罪案，好叫他圖賴婚姻之意，所以後人鄙薄他，唾罵他，代抱不平，編成一部傳奇，連那說書場中也都彈唱起來，傳遍江浙兩省，並說得窮形盡相，案情昭雪，果報昭彰，一女不足，又以一女陪嫁，教學英皇故事，纔出了這口不平的窩氣。以上這幾句話，只算是本書的楔子，後面便是我編譯的白話正傳，請諸君聽我道來，正是：

莫嫌帶水拖泥筆，寫出烘雲托月文。

話說明朝年間，江蘇揚州府江都縣地方，有一王姓宦族，世代書香，這位清官，單名一個香字，別號桂林，賜進士出身，初任吏科給事中，後因奏奪情旨，降為河陽知縣，現陞嘉興府推官，他也並不在意。夫人裴氏，井白親操，正是一位賢德的內助，生下一子，名玉卿，今年十四歲了，聰穎異常，讀書能過目不忘，女名秀英，年甫十二，出落得貌美如花，而且性情幽嫺，貞靜熟讀，闈訓，因此愛如掌上明珠一般。

那日王桂林接到升授嘉興府推官文書，便和裴氏夫人商量道：「我在河陽做知縣二載有餘，東公判斷，從

無屈打過平民，只落得兩袖清風。今叨皇恩升授嘉興府推官，順便回鄉祭掃，今擇定三月初三黃道吉日，發牌起馬到任。但是屈少盤纏，難以動身。我想這住房原價三千兩，前年一時缺用，曾與沈兵科抵銀一千兩，如今只消再去找銀一千兩，權作上任使用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」

裴氏夫人道：「相公定的主意，悉憑相公作主便了。」王桂林道：「既是夫人贊成此意，那更好辦了。」於是老爺取過文房四寶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立刻寫了一封信，一張抵契，喚道：「李本，這信內附有抵契一紙在內，你即拿去，快送與沈老爺，加抵銀一千兩，議定每年一分起息，三年之後，倘然沒有白銀兌還，成價出房，寫明在上。」李本答應。

李本是王老爺的心腹家人，自幼就服伺王老爺的，極有忠心，以故王老爺待他另眼相看。當下他奉了主人吩咐，拿了書信，到了沈兵科門首。管門的看見了李本，推下笑臉道：「李大哥，請啦！有何話說？」李本道：「特來見你家老爺的，相煩通報一聲。」管門的道：「那末請你坐一下，我去去就來。」

進去了不多一回，管門的出來道：「李大哥，你進去罷，老爺在廳上等着你哩。」李本向他道了謝，走到廳堂上，見了沈兵科，又代主人問了一番寒溫，然後在懷中取出書信，雙手呈上道：「家老爺上任在即，特差小的到來磕頭。」說着叩將下去。

沈兵部連忙將他扶起，將書信拆開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暗暗歡喜道：「不道他竟中了我的機謀，我的住房不甚高大，他的房子極其相宜。」他口與心頭盤算，不由的樂不可支，說道：「李管家，既然你老爺立刻應用，你可在這稍待片時，待我端整起來，與你拿去就是了。」遂即跑到廂房內，很仔細的兌着銀子。

他把銀子兌畢，滿腔得意道：「李管家，上覆你家老爺，銀子九折的成色，九八入三的號平，分毫不少，你老人家是老實人，經手拿去，只是每年利錢，須要你老人家催促的。」李本連連稱是。沈兵科又道：「我還有一說，如

其三年以後，沒有元銀兌還，那時要出房的呢！李本道：「沈老爺但請放心，一來家老爺寫明契上，二來家老爺向來誠實，言而有信的。」沈兵科大喜，就將銀子封在拜匣內，交與李本。

李本別了沈兵科，匆匆回來，回覆主人道：「沈老爺說銀子一千兩，九折平色，分毫不少；倘三年之後，沒有元銀兌還，要出房與他的。」王桂林道：「這箇自然，何消他說？」說着把銀子平色看了一看，果然半點不欺人，便拿到內房中安放妥當。

桂林道：「有了銀子，不愁盤費缺乏了。」裴氏夫人道：「相公！孩兒尚缺少冬夏衣衫，必須買些紗羅綢緞，女兒也要添幾色首飾，都是不可少的，我與你只好將就的了。」桂林點頭道：「確是少不得的，如今的人，只重衣衫不重人，待我打發去辦。」即忙提筆在手，開了一篇賬，約算一算，共該六十兩銀子，就把賬銀交於李本，照賬購置。

正在這時，嘉興長接到來，桂林得悉，吩咐李本着他們進見。李本到了外邊，傳諭道：「老爺着你們進去！」衆長接聞得呼喚，大家一齊走入，跪在長窗以外，同聲道：「吏書門子皂快各役跪接大老爺，送上花名冊本，伺候大老爺高陞起馬！」桂林道：「你們路上辛苦了，外廂酒飯，歇息歇息罷！」衆長接道：「是多謝大老爺！」

起馬的前一日，王老爺親到祠堂裏，拈香叩別祖先，然後到府縣各衙門，以及鄉紳親友處辭行，說不盡一番的忙碌，又命李本雇定船隻，停泊碼頭伺候，諸事完畢，喚進李本夫婦，叮囑道：「我明日動身上任去了，你夫婦小心看守門戶，留下幾畝水田，收了租米，完糧納稅，不可有誤！」李本連連答應。

一宵無話，又到來朝，碼頭上轎馬紛紛，十分熱鬧，無非是合府官紳相送。王老爺下船動身，不多一回，三聲炮響，一棒鑼聲，船即離了碼頭開駛，一路風光，自不必說。

那天到了嘉興，自有七縣屬官，守候江干迎接。王老爺吩咐書吏傳話道：「請各位老爺回衙相見。」各官回

衙而去。須臾船至接官廳，王老爺登岸上轎，鳴鑼喝道進城，先到城隍廟宿山一夜，然後進衙，打發衙役多到東門外，將家眷接入衙門。次日到孔廟拈香，又往察院衙門參謁，方始牌示放告，一不許生監出入衙門，二不許光棍訛詐子民，如有極情冤枉，方許告訴。四門百姓得悉，人人都來伸冤訴苦，那王老爺宛如龍圖再世，判斷如神，而且錢財禮物一概不受，若遇奸徒拐騙案件，立刻拘拿，登時處死，因此那些光棍之徒，都說這個王鐵面，惹他不得，相約斂跡，不敢滋事。

光陰容易過去，忽忽之間，差不多三年。這三年中，嘉興一府，居民安樂，盜風盡戢，察院見王老爺政績優異，申奏朝廷，嘉靖帝覽奏大喜，勅令吏部升選。一日，王老爺正在堂上理事，接到京報，奉旨欽升山東巡撫部堂，連忙望闕謝恩，發了賞封，並將報單貼在官堂之上。

次日親到杭州，拜謝了察院推薦之恩，事畢回衙，擇定了七月初三黃道日，起程進京面聖。忙了數日，王老爺偕同家眷動身出城，那些百姓平日沾了王老爺恩典，一路脫靴相送，捨不得王老爺走。王老爺道：「本院在這裏做官，並沒有什麼好處給你們，何勞你們這樣不捨，如今本院去後，須要各守本分，安居樂業，好好的回去罷。」衆百姓道：「多謝老爺教訓，可是老爺是我們的父母官，去了以後，我們小百姓又要受苦了！」王老爺道：「你們說那裏話來！我去之後，難道就沒有更好的父母官來嗎？本院動身要緊，你們趕快回去。」當下衆百姓去後，合府官員鄉紳俱到。這時王老爺已經下船，概行辭謝，攆駕，即刻掌號開船。

一路順風相送，那天行抵瓜州關，河中船來船往，十分擁擠，兩旁岸上的繹夫，也是絡繹不絕。這時迎面四五隻大官船橫衝直撞的過來，尤其是那一班繹夫，靠官托勢，大着嗓子喊道：「我們是吏部黃大老爺的官船來了，快快讓開！」一聲叫喊，兩邊都呆住了，可是王巡撫船上的繹夫，怎肯避讓？黃吏部那邊的繹夫，提起拳頭就打，你不讓，我不歇，登時沸反搖天，只打得王巡撫船上的繹夫叫苦不住。

驚動了船中坐着的王撫巡大人，問道：「爲何人聲喧嚷，船都不行了？」長班道：「小的不知道，待小的去看來。」走出艙外一看，只見岸上兩邊水手打成一團，再看那邊大官船上的牌額，寫着奉旨榮歸，吏部尚書八個大字，看罷，進艙回道：「啓上老爺，是吏部尚書太倉黃老爺的船，他家水手與我家水手爭釐相打，我們的水手已打壞了。」

王桂林聞聽訝道：「有這等事！」立刻用手推窗一看，更惱得心頭火起，怒道：「原來是黃恩船上水手，他欺我官卑職小，連同年都不認了，又不容我到京奉命上任，一發了不得了，待我面君之後，與他理論。」坐着只管發怒。

再說這位黃吏部，一路奉旨榮歸，到得瓜州閘上，聽見江岸人聲嘈雜，船停不行，忙問道：「何故岸上這等喧嘩？」家人張勒道：「我們船上水手與那邊船上的水手爭釐打架。」黃吏部道：「難道他們不曉得我的坐船麼？到底那一家，的船，快快看來！」

張勒不敢怠慢，少停進艙回復道：「那邊是欽命山東王巡撫的官船。」黃吏部不聽，猶可，聽了之時，不覺心驚肉跳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這個王桂林是鐵面無私的，動不動就要面君，朝中那個不曉我與他雖是同年，少不得他要算這本帳，可恨這些狗才起禍，快去拿下水手來！」張勒忙不迭答應，將一班水手拿到。

黃吏部罵道：「你們這班有眼無珠的狗才，爲什麼不認識王老爺和他們的水手打架，與我各人重打三十板，送到王老爺船上去發落。」一頓打畢，黃吏部又道：「備我的名帖，即刻過船拜見王老爺。」張勒應了一聲是！

張勒伺候黃吏部過船，就將名帖交與長班，拿到官艙，呈上道：「吏部黃老爺拜望要見。」王老爺一見名帖，胸頭怒氣比前更甚，只得按住了心火，勉強出艙迎接，黃吏部走入艙內，彼此一揖，分賓坐下。

黃吏部含笑說道：「年兄！小弟自與年兄一別，多年不會，常懷渴想，今日路途相遇，萬千之幸！」王老爺本來瞧不起黃恩的，加着餘怒未息，所以隨口敷衍了幾句。黃吏部見王老爺面色不悅，忙道：「方纔小弟船上水手與年兄船上兩下爭口，不知何故打架，只是小弟多多得罪，望年兄不必介懷。」王老爺笑道：「老大人官高爵顯，衣錦還鄉，小弟官卑職小，莫怪水手也要欺我了！」黃吏部滿面通紅，陪着小心道：「年兄！我與你同年好友，不要說這些客話，這班放肆的狗才，已經小弟將他們打過了。」張勤在旁跪下道：「啓稟王大人，小人帶了一班水手在此，候大人發落。」王老爺呵呵冷笑道：「這到不必，饒恕了這班無知的狗才罷！」

黃吏部見王桂林還是怒氣勃勃，自知理屈，無怪他這樣的生氣，心中暗忖道：「倘或此老進京面聖，說我黃恩貪贓受賄，這便如何是好？有了老夫生有兩個女兒，長名金鳳，次名金鸞，都未受聘，或此老之子，年紀相當，與他對了親，解了今日之禍，有何不可？」

當下他打定了主意，便問道：「年兄有幾位令郎？」王桂林道：「我膝下祇有一子。」黃吏部道：「多少貴庚？」王桂林道：「今年十六歲了。」黃吏部道：「可曾聯姻？」王桂林道：「家寒尚未定親。」黃吏部正中下懷，笑着道：「小弟有兩個女兒，意欲將大女兒配與令郎，未識年兄可能俯允？」王桂林忙道：「年兄說那裏話來，你是天，我是地，天高地遠，相差懸殊，你要與我聯姻，分明取笑我窮措大了！」黃吏部道：「你我同年好友，說什麼貧窮？小弟是言出如山，只求年兄千金一諾了！」王桂林躊躇不決，一時竟回答不出。

## 第二回 金錠聯姻

黃吏部堅欲把女兒許配桂林之子，桂林躊躇不決，因自己平日素不滿黃恩所作所爲，雅不欲與他結爲兒女親家，故而用言推却道：「六禮冰人，未曾周備，既年兄有意小兒，不妨改日從容對親，何必定要今日？」黃吏



部道：「只消一言爲定，何必用什麼大禮？」王桂林聽黃吏部恣樣纏綿，終不應允。

其時裴氏夫人在內船中聽得分明，便向王卿道：「黃吏部十分好意，你多麼執定一見，不肯允從，你且出去見見。」王卿年親尚義，不肯出去。裴氏夫人將他往外一推，推出外邊，只得上前相見，叫聲道：「年伯在上，小姪拜見。」黃吏部連忙用手扶起道：「年姪少禮，一旁請坐了。」王卿告罪坐下。

黃吏部舉目看時，見他容顏端正，禮貌謙恭，心暗稱羨道：「看他相親堂堂，器宇昂昂，正與我大女兒成雙配對。」遂道：「年兄！令郎頭角時樣，他日定爲國家之棟樑，又與小女十分相稱，今日一言爲定，決無更改，也不必再約期了。」王桂林道：「年兄！小弟進京，便道聘金未備，奈何？」黃吏部道：「聘金沒有不妨事的。」

裴氏夫人便叫丫環請老爺進來。王桂林聞請，走入內船，啓口問道：「夫人！請我進來，有何話說？」裴氏夫人道：「相公你說沒有聘金，委有在此。」桂林道：「你有什麼東西，可作聘金？」裴氏夫人笑道：「相公！我沒有聘金，我有兩錠黃金在此，乃是當初母親與我做衣服的，今日女兒對親，與他做了聘金罷。」王桂林道：「簡直是笑話了，他家是吏部千金之女，這兩錠小小黃金，如何算得聘禮？自尋丟臉。」說着，踉出外船去了。

黃吏部道：「姻事已經議妥，待小弟過船去，將小女庚帖送來。」王桂林道：「婚姻大事，怎說沒有媒妁，於禮上欠通？」黃吏部道：「年兄！太也固執了，古人尚且紅葉爲媒，至今傳爲風流佳話，難道說不能仰賴天地日月，做我們兒女的作伐人嗎？言盡於此，告辭了。」卽刻抽身而起，桂林父子恭送過船。

王桂林返身進艙，埋怨夫人道：「這黃恩雖是我的同年，但此人是個奸詐之徒，最無情義。」裴氏夫人道：「相公何以知道他沒有情義，倒要請教？」王桂林道：「我看他面上有三條無情路，決定他殘暴不仁，我要謀那負心的人爲親戚，門當戶對的聯姻，難道我有了兒子，就討不到賢德的媳婦不成？」裴氏夫人道：「常言道得好：一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。」况那吏部黃家也是名門大族，世代公卿，我去求他是萬難成就，如今他來求我，何

樂而不爲？然則萬事都由你相公作主，爲什麼埋怨起老身來？」王桂林道：「並不是我埋怨夫人；但這頭親事，是十分勉強，因那黃恩怕我到京有甚風吹草動，故而許下這頭親事。」裴氏夫人道：「不管他勉強不勉強，今日有了雙金爲聘，怕他賴了不成！」

王巡撫夫婦正在後艙談話，長班進來稟道：「黃老爺差人送庚帖在外。」桂林一擺手道：「着他進來見我！」外面張勤手中捧了拜匣，叩下頭道：「家老爺拜上老爺，打發小人送年庚在此，因今天是黃道吉日，正好行聘。」王桂林就將那庚帖一看，上寫着「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時生。」遂向張勤道：「你去致意老爺，說我匆匆未曾預備，只有一雙金錠，是很不成文的，伏乞你家老爺收納，休要見笑！」張勤諾諾退出。

於是王桂林命人取過文房四寶，寫了禮帖，裴氏夫人也將兩錠黃金取出，用紅綠兩色絲線扣好，藉討口彩，備好之後，卽命長班送去。

兩名長班奉了主人之命，捧着聘禮，來到黃吏部船上，將紅帖聘禮安排桌上，黃吏部恭敬新親，行了四跪四拜之禮。禮畢，長班垂手言道：「家爺致意黃老爺，因爲途中不及周備，些須薄聘，伏望笑納。」黃吏部喜孜孜言道：「說那裏話來！張勤，你同二位到邊舟中，酒飯。」張勤說聲曉得。

一邊款待，一邊黃吏部心中盤算：「拿些什麼東西回聘呢？有了他，既推說途中匆匆不及周備，我也何妨效學他一下，把一個允謝帖子回去，豈不較他還要省些？」可笑他器量小到如此。

那春梅丫頭恰巧立在後艙門首，聽說小姐受聘，忙來告訴夫人道：「夫人大小姐今日不知受了那一家的聘了！」夫人得了這個喜訊，三脚兩步走到中艙，問道：「相公大女兒受了那一家的聘？」黃吏部雙眉一皺道：「不要說起，今日我們船上的水手，與那王桂林船上的水手，爭釐打架，把他的水手打壞了，這王桂林人情一點沒有的，怕他到京鬧出什麼是非，只得過去陪罪，不料他十分執拗，得了不得，沒奈何許下這頭親事！」

夫人想了一想道：『就是揚州的王桂林麼？』黃吏部道：『不是他是誰？』夫人正色道：『此親對得不差，他是忠孝之門，正直無私的。』黃吏部道：『你要知道，他做了清官，難保不一貧如洗！下官出於無奈，一時差對此親。』夫人道：『相公也有人家貧了富的，也有人家富了貧的，如何可以保得？况夫妻不是今生定的，乃係五百年前結下因緣，妾身只求女兒配對得當，並不想什麼高攀！不知女婿人品怎樣？』黃吏部道：『人品是一表非凡，與我女兒可稱一對璧人。』

夫人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回過頭來，看了這對黃燦燦的雙金錠，口中嘖嘖稱讚道：『雙金錠！雙金錠！好個吉祥的口采！』讚罷，又道：『相公！他今拿兩錠黃金出來，還不失官家體面，我們拿什麼東西回去才好？』

夫人是大賢大德，爭奈黃吏部心懷不善，直聲直氣道：『不要回什麼東西，推說一時不及備禮，回他一個允謝帖子就是了。』夫人冷笑道：『那有不同之理？』黃吏部道：『夫人！你叫我什麼東西回去？』夫人道：『相公又來了，船中綾羅彩緞，無一不備，難道這些都回不得，竟回一個空帖兒，成何體統？』黃吏部道：『綾羅彩緞，拿回家去，留待日後做衣服的，捨不得送人。』夫人道：『錢財當用則用，何故造般吝嗇？』說時面帶不豫之色。黃吏部道：『下官老實對你說了罷，那王桂林家中窘迫異常，我女兒嫁了過去，怎生度日？今日受聘，是權宜之計，日後自有道理。』夫人冷冷的問道：『日後你有什麼道理，令人詫異？』黃吏部道：『夫人有所不知，我看王桂林臉上黑氣沈沈，不久必然歸陰，我就把女兒的終身，另選富豪之家，若然今日回了禮去，豈非給了他憑據？』

夫人道：『相公太沒道理！今日女兒受茶，乃是一樁喜事，須要吉利，怎說賴起婚來？要知嫁雞隨鷄，嫁犬隨犬，永無更改，難道今日受了王家的聘，日後賴了王家，另對姻親不成？真是綱常天理都沒有，良心也喪盡了！你是堂堂的吏部天官，快把這條心收拾開去，免得害了女兒終身！』

黃吏部見夫人嘔氣，明知自己的不是，即忙改口道：「我是戲言，夫人爲何認真起來？」夫人道：「怎敢與相公認真？不過做事終須正大光明，請問相公如今把什麼做回盤去？」黃吏部道：「悉憑夫人主見如何？」說着，呵呵一陣大笑。

夫人就叫春梅丫頭，在大箱中取出大紅錦一對，哆囉呢兩端，玩器成雙，文房四寶，一一放在盤盒之內，黃吏部已將允親紅帖寫就，喚進王家兩名長班，吩咐道：「二位管家，你去多多拜上老爺，回禮不能周備，只好後日補情了。」兩名長班道：「多謝老爺。」當下黃吏部又命張勤隨盤過船。

張勤叩見了王巡撫，道：「小人奉家翁之命，上覆老爺，家翁途次匆遽，回禮不周，伏乞海涵。」王桂林看了，笑道：「你同管家外輪少敘一杯。」張勤道：「多謝老爺，家翁吩咐就要開船，小人不敢領賜了。」王老爺立刻寫了謝帖，發了賞封，張勤叩謝回船，夫人自是歡喜，惟有黃吏部悶悶不樂。

不言黃吏部榮歸故里，且說王巡撫命水手開船，一路並無耽擱，早到揚州故土，衆官員聞訊前來迎接，碼頭上一番熱鬧，自不必說，一面差人先行上岸，打掃房屋，一面衆家人搬運行李，少時王老爺夫婦偕同公子小姐上轎回府，到得門首，親戚鄉鄰都來迎接，並備下一席豐盛酒筵，與王老爺接風。

到了次日，王桂林打發趙成道：「管家，你到碼頭上討幾隻差船，只說我老爺在家還要耽擱幾天，叫他們將船停泊碼頭，伺候就是了。」趙成口稱曉得，自去雇船。王老爺又喚過李本，細細叮囑道：「你與我卽速去備下猪羊祭禮，祭祖之後，回來要請遠近親戚鄉鄰朋友，不可有誤。」李本立即分頭去辦，有所說：「有錢不消週時辦。」不多一回，高廳上排下筵席，兩旁笙簫迭奏，款待親鄰友好，公子玉卿代父之勞，殷勤勸酒，裏邊中堂上盡是女客，由夫人與秀英小姐作陪，酒至更深，方興盡席散。

一宵易過，又到來朝，王老爺因煩進京請訓，不敢爲連家鄉，吩咐李本道：「我今擇定明日辰時起程，你去收

拾行囊物件，先發下船。」李本答應。裴氏夫人聽說老相公要動身，連夜端整酒筵餞行。王老爺夫婦面南坐了，公子小姐左右陪坐。

裴氏夫人道：「妾身略備水酒一杯，與相公餞行。」王桂林道：「多謝夫人。」酒過三巡，桂林又道：「下官今年六十有三，膝下祇有一男一女，孩兒雖則聯姻，心下十分不悅。我想黃恩是個勢利之徒，懊悔對了這頭親事。如今秀英女兒，必要擇一仁厚之家才是。」裴氏夫人勸道：「相公何必介懷！我家只要討他女兒做媳婦，管他勢利則甚？」王桂林道：「夫人話雖如此，不可不慮。」說時，公子玉卿滿滿斟了一杯酒，雙手捧至面前。

王桂林道：「我兒！你在家中須要用心讀書，不可開蕩。」玉卿道：「孩兒謹依嚴命。」桂林向秀英道：「女兒！你也要三從四德，勤學針指。」秀英道：「女兒自當牢記。」桂林回過頭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們這些小使家人們，等不許外邊滋事，好生照顧門戶。」一衆家人小使道：「這個不必老爺吩咐，小人們自當謹慎。」裴氏夫人道：「相公家內事情，不必掛懷，但願相公自己珍攝，加意調養，每逢投文放告之時，萬勿辛勞過度。到任之後，寫封書信回家，免得妾身懸望。」

夫妻正在談論，李本走入稟道：「老爺！吉時已到，閣城大小官員，俱在碼頭上恭候。」王老爺盡了一杯酒，抽身離坐，夫人小姐一齊相送出廳，老爺身坐大轎，公子玉卿隨後伴送，匆匆來到碼頭上，出轎下船，傳諭各位官員請轉，就對公子言道：「我兒！回去用心攻書，孝敬母親，不可自誤。」玉卿道：「爹爹保重，為要孩兒一到新正，即來望候爹爹的。」當下拜別父親上岸，只聽鳴金掌號，官船起棧去了。

王巡撫的官船，日夜兼程而進，這日已抵京師，賃下公館暫住。到了下一日，即至朝房待漏，五更三點，嘉靖升殿，王桂林俯伏金階，三呼萬歲，奏道：「微臣叨沐聖恩，未能報答，今又授山東巡按，微臣才疎德薄，誠恐有違聖心。」嘉靖帝道：「愛卿何出此言！聞爾在浙江為推官，一清如水，百姓們歌功頌德，稱為良吏，朕今特授你山東

巡按務須管理軍民，盡忠報國，又賜愛卿上方寶劍一口，遇事先斬後奏，代朕巡狩。」王桂林叩頭謝了聖恩，退出朝門。

卽日領了文憑，離京上任。那天將近山東省城，更換了青衣小帽，各處私行察訪民情。那些衙役們正分頭打聽，迎接新官，一連數日，並無消息，忽見人來飛報道：「巡按大老爺坐堂了！」慌得滿城文武官員流水般來到衙門上投遞手本請罪。王老爺祇命各回原衙，概不傳見。

次日往各廟拈香，然後牌示九月十六日放告，百姓們打聽得王老爺是有名的清官，大家都來告狀，三天中共收了一千餘起狀紙，逐日不辭勞苦，坐堂審訊，好在王老爺折獄如神，每審一起訟案，無不水落石出，百姓們個個喜悅，人人歎服。

忽忽之間，已將三月，十二月十七封告，王老爺稍得安閒，但他愛民如子，依舊安步當車，終日出外察訪。這日歲首循例朝過龍亭，拜了聖人，回衙後，心頭覺得煩悶異常，以為是上了年紀，辛苦過度所致，誰知過了幾天，頭痛發熱，臥床不起，慌得李本不離左右，在傍侍奉湯藥。

### 第三回 扶柩回鄉

話說揚州王玉卿公子，自從父親上任去後，終朝掛念，讀書則孜孜不倦，刻苦用功，以期一舉成名，揚眉吐氣。光陰迅速的過去，殘冬方盡，又值元旦佳節，裴氏夫人與公子小姐，穿了新製的衣服，慶賀歲朝，家人使女敲鑼打鼓，說不盡融融洽洽的快樂。

玉卿公子道：「孩兒有一樁事，要告稟母親。」裴氏夫人道：「兒啊！何事說來？」玉卿道：「母親！昨夜孩兒得一佳兆，爹爹今年必然加官進爵。」裴氏夫人道：「怎樣一個佳兆？」玉卿道：「孩兒夢見一班報事的一棒錘。」

聲走入大堂，取出一張黃紙報單，貼在樑上，乃是指日高陞四字。孩兒醒來，細想此夢，正是大吉之兆。裴氏夫人道：「你父親應了此兆，謝天謝地，謝神明了！」說着，合十當胸念佛不已。

秀英小姐道：「哥哥據妹看來，並非吉兆。」玉卿道：「賢妹怎見得不吉呢？」秀英道：「既然指日高陞，難道沒有衙門的麼？」玉卿道：「賢妹詳解差了，父親陞了宰相，自然沒有衙門了。」裴氏夫人點頭道：「我兒講得有理，但不知你父親可否安好？」玉卿道：「孩兒甚是掛念，打點初三動身，親到爹爹衙門中拜節請安。」裴氏夫人道：「你去探望爹爹，為娘的也放心了。」於是王玉卿就到祠堂中叩拜祖先，又到各處拜節，順便辭行。到了初三早上，裴氏夫人打發趙成碼頭上雇好了船，然後叮囑道：「大爺要往老爺任上去拜節，煩你同去，一路上須要小心照應。」趙成道：「夫人放心，這個不消分付小人的。」當下馱了行李，先行下船。

玉卿當即拜別母親，又向英秀言道：「早晚侍奉母親，却要賢妹當心了。」裴氏夫人道：「家中的事，不消你囑咐，只要你路上寒暖自己當心，上岸登舟仔細，在船中無事的時候，觀看五經四書，到了山東衙門，致意年老的父親，說你家中姊妹安好如常，不必記掛於心，一俟任滿回京，叫你爹爹早早回家罷。」玉卿答應道：「孩兒就此去了。」裴氏夫人依依不捨，送出廳外。

玉卿下了官船，一路順水，滔滔前行，不一日來到山東，船泊碼頭，乘轎到得巡撫衙門，舉目一看，景象十分蕭索。趙成上前問道：「巡捕官請了，為何衙門前這般冷靜？」巡捕答道：「只為大老爺有病在身，故而如此光景。」玉卿一聞此言，大驚失色，慌忙與趙成走入內衙，却好遇見李本玉卿問道：「老爺病體怎樣了？」李本叩見了小主人，答道：「老爺病體沉重，剛纔服下藥去，公子悄悄的進去，不要驚動了老爺。」玉卿說聲，曉得輕輕移步而入，走近牀前，見父親側身朝內而睡，喉間的痰，不住的哮喘，哮喘響着，一時急得無法擺佈，雙淚交流，連叫幾聲，老爺並不答應。

隔了半晌，只聽父親一聲咳嗽，翻過身來，忙喚道：「爹爹！孩兒在此！」王老爺定睛一看，淚如雨下，喘吁吁說道：「兒啊！幾時來的？」玉卿道：「方纔到此，因孩兒知道爹爹有病，星夜趕來侍奉，望爹爹須要自家保重。」王老爺道：「兒啊！爲父連年風霜辛苦，愛國憂民，成此大病，大概不濟事的了。」玉卿忍住了淚道：「爹爹說那裏話來！母親在家說，待爹爹任滿回京，早早致仕回家，以養天年。自古道：『吉人天相，』病體自會全愈的。」

王老爺喘了一回道：「爲父的年老力衰，病勢日增，諒來不得還鄉的了。」言畢，淚下紛紛。趙成道：「大爺請用晚膳。」玉卿道：「我吃不下去，你去吃罷。」王老爺道：「兒啊！你路上辛苦，快去吃一些。」玉卿父命難違，勉強吃了一杯酒。李本一旁煎着湯藥，走到房內，陪着小心道：「老爺請用了這半盞藥，可以全愈了。」王老爺微微睜開眼來，分作三四口，勉強飲盡。

王卿見了這般光景，心頭猶如刀割，却不敢哭出聲來。正在這當兒，王老爺一個噁心，把吃下去的藥，嘔吐出來，狼藉滿地，叫得一聲苦，登時暈厥過去。李本發極道：「大爺不好了！老爺多應不濟事了！」這時玉卿肝腸寸斷，欲哭無淚，呆如木雞一般！

守了半個時辰，王老爺方始悠悠醒轉，張眼一看，若斷若續的說道：「兒啊！爲父的痛苦難忍，諒來凶多吉少！我死一身何足惜！只是丟不下苦命的兒，因你岳丈黃恩，存心奸詐，是個無情無義之人，我死之後，必有一番荆棘，你須要小心對他，切不可當做好人！你歸家勸讀詩書，要你傳留書香，不可懈怠！過一日你扶柩還鄉，想來無力辦葬，不妨暫停墳堂空屋之內。」這一番臨終遺囑，鐵石人聽了，也要心酸，尤其是玉卿公子，宛如亂箭攢心，苦楚萬狀。

王老爺又喚道：「李本！你是自幼跟隨我的，我死以後，家中母子三人，都要你照管的啊！」李本飲泣道：「老爺保重貴體，疾病不日可痊。」王老爺道：「就是這所住房，是你經手與沈兵科抵二千兩銀子，料想贖不起的。」



了，少他幾年利息，可將隨屋裝修作抵，你把餘找銀子，另購一所小房子，安頓他母子三人，好在有幾畝薄田，足敷苦度光陰，或者皇天保佑，公子有日成名，再振門庭。」李本至此，再也忍捺不住，放聲大哭。

王老爺道：「兒啊！爲父的辛苦一世，沒有銀錢留下，只有兩袖清風傳你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痰往上湧，兩眼昏花，只能呻吟，不能言語了。玉卿心中十分悽慘，呼天搶地，那裏還有起死回生之功？

其時譙樓上正交三更，忽然窗外一聲嚮亮，嚇得玉卿與衆家人相顧失色，只聽半空中有人說道：「我們是迎接大人出府，上蘇州城隍新任去的。」接着又聽得王老爺在外一陣哈哈大笑。玉卿與衆家人聽得清清楚楚，陡覺毛髮皆豎，渾身抖戰，須臾又聽得一陣鸞鈴之聲，異香繞鼻。玉卿回過頭來，見父親嘆氣忙率領衆家人跪下舉哀。

玉卿遂向李本道：「我舊年夜間偶得一夢，見衆人走進廳堂，說是報事的人，但見一張報單，貼在樑上，寫着指日高陞四字，我道是個吉兆，指望今年加官進爵，誰知你老爺一病不起，遽返道山。」說時淚隨聲下。李本道：「大爺方才明明白白，窗外有人言道，迎接蘇州府太爺，一定老爺做了蘇州城隍了，豈非應了指日高陞嗎？」講一回，哭一回，不覺東方漸白。

王老爺正月十三夜成神，官員百姓聞訊，無不悲悼。三朝成服開弔，闔城文武官員俱來祭奠，又請了高僧高道，誦經超度，過了幾日，玉卿扶柩回里，司道府廳州縣，穿孝相送，直到碼頭下船，放炮開行，一路上玉卿悲慟不已。李本勸道：「大爺不要苦壞了身子，須知老爺祇有你一人，日後傳宗接代，保留萬年香火，全在大爺身上，還請節哀順變才是。」玉卿這纔收了悲聲。

再說秀英小姐正在對鏡理粧，丫頭笑嘻嘻的走來道：「小姐花園裏的梅花開放了，正好去玩賞，不要錯過了春光。」秀英聽說梅花開放，喜上眉梢，連忙梳妝打扮，說道：「你去報與夫人知曉，同到園中遊春去。」丫頭

答應自去。秀英妝罷，同了裴氏夫人，來到花園中，坐在太湖石上，觀賞梅花；果然花開如錦，馥郁芬芳，到也有興！有說有笑之際，李本的妻子李婆，走至園中，叫聲道：「夫人！方才門公進來，說今歲本府太爺到任，四門出榜，今天正月十三夜，家家都要張掛紅燈；因此稟上夫人知道，拿燈出去，牆門首去掛掛。」裴氏夫人道：「老爺公子不在家中，那裏有這麼心情掛燈？」秀英道：「大門首不掛也罷，廳裏邊却要掛的，點綴燈節。」裴氏夫人道：「李婆燈在房內，櫥中拿了珠鬚，取到廳上，叫丫環們好好張掛。」李婆連稱曉得。夫人小姐遊了一回花園，也就回房歇息。

到了黃昏時候，李婆稟道：「請夫人小姐到廳上看燈！」夫人小姐移步來到廳上，五光十色，倒也賞心悅目，衆了頭也是興高彩烈；那曉霧地陰風起處，堂前豁辣辣一聲響亮掛的燈彩，俱皆吹熄，伸手不辨五指，嚇得人心心驚，個個膽戰，裴老夫人也是一身冷汗。

大家說道：「聲響奇怪，爲什麼燈火都吹滅了？」說着在黑暗中喧嚷起來。驚動了外邊的家人小使，走進裏邊問道：「怎麼火都沒有？」李婆道：「方才一陣大風吹滅了，快去取燈火來！」家人忙去取了火種，重新點起燈來。裴氏夫人問道：「外邊有風麼？」家人道：「沒有風。」裴氏夫人道：「可有什麼聲響？」家人道：「也沒有聲響。」

裴氏夫人一聽，好生疑慮，說道：「好奇怪啊！爲甚這一聲響亮，令人驚怖，更可怕那一陣陰風，盞盞珠燈吹熄，不知主何吉凶？」秀英小姐也是滿腹懷疑，說道：「哥哥是初三日動身的，如今已是十三了，未知可曾到達山東？」裴氏夫人道：「算來早已到了。」秀英道：「或許路途之上，有甚驚擾？」裴氏夫人道：「如此清平世界，何來驚擾？」秀英道：「或者爹爹任上有甚事情？」裴氏夫人道：「舊年寄來幾封平安家信，你爹爹的福體倒還清健。」李婆道：「夜深了，請夫人小姐安置罷！」可憐這一夜裴氏夫人翻覆不能成寐。

雙丸跳盪，猶如白駒過隙，已是二月初三日了。這一天，是王老爺六十晉四誕辰，裴氏夫人絕早抽身，分付家人備辦了香蠟蔬供，齋獻南極長壽星君，無非保佑老爺手輕脚健，多福多壽。秀英也換了新衣，叩禱仙翁。正在這時，只見李本匆匆走入，穿了一身孝服。裴氏夫人大驚問道：「李本爲何這般光景？」李本號哭道：「夫人小姐老爺於正月十三日歸了天了！」裴氏夫人一聽這話，大叫一聲，一交跌倒地上，昏迷不醒人事。這時秀英也着了慌，丫頭使女盡皆驚惶，潸醋炭，插人中，忙亂了一陣，裴氏夫人方始悠悠醒轉，哭道：「天啊！老爺死得好苦！」李本道：「夫人不要苦壞了，老爺的後事要緊！」

裴氏夫人道：「老爺可有遺命吩咐你？」李本回道：「老爺臨終之時，遺命將棺木停放坟堂東廂房內，別無他囑。」裴氏夫人道：「如今公子在那裏？」李本道：「大爺現在船上，等候夫人小姐一同送殯，更換孝服，那孝服也預備在這裏。」

夫人小姐傷心已極，惟有號啕大哭，脫去吉服，換上孝衣，哭到前廳上轎，一路悲啼而來，到得船上，玉卿公子見了母親，更覺心酸，一頭哭，一頭講，把父親病中情形說了一遍。

其時趨成上岸，買了祭禮，下船，卽命樂人鼓手吹打，僧道誦經，連放了三聲復炮，大炮，堂號開船。不多一回，到了白楊村，升炮停船，將棺起岸，一直抬進坟堂裏，停放東首廂房之內。一時鑼鼓喧天，母子三人祭奠，哭倒塵埃，萬分苦楚。接着王氏親族，以及同年知己，舊居鄉鄰，都到靈前叩拜。玉卿公子匍匐還禮，燒化金錢紙錠，然後招魂回喪。

且說沈兵科，忽見家人顧奉回來，說道：「王桂林老爺病死任上，今日玉卿公子扶柩回鄉，快要回喪轉家。」沈兵科道：「他的住房在我名下，押了二千兩銀子，三年本利俱無，只剩下孤兒寡婦，倘然靈位擺在家中，至少要再待三年，如何是好？」顧奉道：「老爺趁他們此刻出殯未回，待小人們守住門外，不許他們招魂到家，吵鬧一

場，怕他們不出房子與老爺嗎？」沈兵科道：「這個主意好雖好，他必有送喪的人，這等用強奪屋，不怕人談論我的不是。」顧奉道：「如今王老爺已死，怕他則甚，倘或有人阻當，我們叫幾個打手去，唬他們一唬，諒那孤兒寡婦立脚不住，若有本利算還就罷，要是沒有的話，用強趕逐，何懼他們不走？」沈兵科連連點頭稱善。

顧奉原是個壞蛋，登時到四城門，招呼了一班結拜弟兄，都是些游手好閒的無賴之徒，當下成羣結隊而來，在路上磨拳擦掌，七張八嘴，顧奉道：「衆位弟兄！如果他們不肯出屋，你我大家動手，不可逢塊就退，恨不得多生兩腿逃走！」衆弟兄道：「但請放心，我輩本來要有事怕太平的，包你一言不合，立刻動手，打得他們落花流水便了。」顧奉大喜道：「要是得手，沈老爺定有賞賜給衆位弟兄的。」衆弟兄齊聲吶喊，一夥兒趕到王府門前來。

#### 第四回 奪屋動武

這時王老爺的魂轎，已到門前，三聲炮響，正要進府，那一班打手竟攔住了牆門，不放入去。李本見了，勃然大怒，上前喝道：「你們這班什麼人，在我門首，敢來攔阻嗎？」顧奉道：「這所房子賣與我們的，你們爲何白佔不還？今朝一定要你們還房子，萬事全休，若有半句支吾，登時動手就打。」李本罵道：「你們不要這樣的欺人，我家老爺方才身死，就來眼底無人，攔阻回喪，無理已極，告到衙門裏去，你們都有罪的。」

其時沈兵科也擠在人叢中，直跳的出來，回罵道：「你這老狗才，房價是你來取的，三年本利全無，不兌白銀還我，應該出屋，故而不許你們招魂立座。」裴氏夫人坐在轎內，聽得，怒罵道：「好個人面獸心的東西，我家丈夫去世未久，頓起不良，攔阻回喪，吵鬧門牆，分明是欺侮孤寡，圖謀奪屋，我要到布按三司告你一狀。」裴氏夫人滔滔不住的說着，那班打手却沸反搖天，齊聲喊道：「我們打進去啊！」王府家人怎肯退讓，就在牆門口打

做一堆。

衆鄉鄰看見沈兵科不講理性，大抱不平，都道：「王老爺做了一世好人，剛剛死掉，他們就打上門來，欺侮孤兒寡婦，攔阻回喪，真正豈有此理！我們衆鄉鄰不服，大家來打這班狗賊。」這一聲不打緊，街坊上秩序大亂，打得叫苦連天。那班打手，寡不敵衆，紛紛逃走。沈兵科見動了衆怒，又見願奉鼻青嘴歪，情知不妙，三十六着，坐轎如飛的逃走。

裴氏夫人出轎，命玉卿公子叩謝高鄰，然後哭進牆門。僧道在廳上安設了老爺靈座，各色人役俱各散去不提。裴氏夫人就想打點告狀，便與他胞兄商議。他胞兄喚做裴煥，做過一任河南學道，目下閉居在家。那天親自前來送殯，打從墳堂回來，見了此事，心中自然憤憤不平。裴氏夫人與他一商量，首肯道：「可恨沈某如此眼底無人，我本想到本府衙門告他，賢妹既然也有此意，待我立刻寫狀。」吩咐取過紙筆，到是裴煥出名抱告，告的是欺孤凌寡，謀佔房產等情。

當下裴煥與裴氏夫人上轎，直到府衙延賓館下轎，坐待片刻，知府出見。裴煥道：「告訴情由，都在呈詞上面，乞求公祖詳察，一請要看王家先人份上，一請看治弟今天薄面。」裴氏夫人也紛紛流淚，哭訴攔喪奪屋的一番情形。那揚州知府連稱領教，兄妹這才告別。

這時沈兵科也坐了轎子，趕到延賓館求見知府，遞上呈詞，告的是王姓房屋抵去本銀二千兩，迄今三年，本利分文未償，方才治弟在他門前經過，被他們一頓痛毆，身上受傷，乞求公祖明鏡高懸，秉公判斷。王姓不交房屋，務要歸還銀子，並問王姓老奴李本一個毆辱罪，治弟威德不淺。」知府也說了一聲領教。沈兵科告辭出衙。揚州知府回身走進簽押房，將狀詞細細看畢，即刻出籤傳喚兩造。晚堂審訊，只要知情人到案，不必抱告親到。少停只聽鳴榔數響，一聲吆喝，知府升坐大堂，點名已畢。李本趨步上堂，眼淚汪汪的跪下道：「府太爺先老

爺在日，曾將住房與沈宦抵銀二千兩是有的，因先老爺要做清官，手頭無錢還他，不幸在任身故，公子扶柩回來，不想他趁我家夫人以下，俱往坟堂送殯，他就喚了百餘個打手，攔阻回喪，吵鬧門戶，毆辱命婦，打毀魂牌，欺孤凌寡，此是實情，伏乞伸理！」

知府聽了點點頭，即命退下，又傳顧奉訊問。顧奉跪在塵埃，磕頭道：「太老爺在上！前年王老爺將住房抵押，家爺付與白銀二千兩，契上寫明三年之後，如無原銀兌還，出房找價。今天家爺拜客，從他門首經過，那曉李本糾合衆人，捉住家爺毆打，小入上前勸阻，也打得鼻青嘴腫。」知府喝道：「咤！他們今日料理喪事，那有空閒工夫打你老爺，分明胡說入道，退下去。」

當下又喚上李本問道：「你家老爺這所房子，抵過白銀二千兩，三年利錢，該付一千二百兩，爲何不把房子與他？」李本回道：「這所房子，原價三千兩，先老爺臨終吩咐，少他利息，將裝修頂首，退除有餘，當日契上寫定找價出房，並不是出房找價，沈宦若算明，找了價，情願出房交割，那有人也不會上岸，竟喚了許多打手，攔路凶毆，不容回喪進府之理！」

知府傳諭道：「顧奉！這所房子原價三千兩，抵過二千兩，還該找銀一千兩，三年利錢，有頂首退除，契上寫明找價出房，如今限你三日之內，找出正價一千兩，並限王姓終七出房交割，但沈姓不合同喪吵鬧，罰令親詣靈前祭奠。」發下審單，兩造盡供，知府退堂不表。

李本回家上覆主母道：「那府太爺到也清正，現有審單在此，即請夫人觀看。」裴氏夫人將審單看了一遍，心下不快道：「誰要他到來靈前請罪，更不該出房交割。」李本含淚說道：「今日小人忙碌，未及告稟夫人，這找價出房四字，乃是老爺臨終之時，親口吩咐小人的。」裴氏夫人哭道：「既是老爺臨終遺命，不必說了，但一時那有湊巧的房屋？」玉卿道：「母親！我想此房係先祖遺下，怎肯輕棄於人，只爲爹爹身死，無力償還銀子，目

下且到墳室中權爲住下，待孩兒有日功名成就，重整家園。」李本將大拇指一豎道：「好有志氣！老爺雖死，也常含笑九京了。」

來朝設奠開弔，有幾位本城官員親來致祭，那些鄉鄰自不必說，王老爺在日待人忠厚，都來磕頭；只是一班勢利的親友，竟然蹤跡不至，可歎可歎！這時沈兵科也帶了猪羊禮物，親至靈前拜奠，禮畢之後，卽命顧奉捧上拜匣，說明是房子找價入百兩銀子，方才作別而去。

裴氏夫人這才消了大氣，於是逢七延請僧人追薦，到了七終，各處謝孝已畢，只得搬往墳堂屋內居住，所有雇用的家人使女，打發他們各自歸家，另尋活計，那些家人使女向夫人叩了頭，起身而去。獨有李本，老人家舍了一包眼淚，說道：「夫人啊！老奴是不去的。」裴氏夫人道：「今已山窮水盡，你不去待怎樣？」李本道：「想老奴七歲進府，五十年來，蒙老爺夫人恩養，難道老奴歸了天，老奴就拋撇了夫人公子小姐，自往他處尋生，况老爺臨終之日，吩咐老奴小心照管門庭，言猶在耳，怎忍他去？望夫人容許在此等候，大爺成名，老奴死後也瞑目了。」李本說到傷心處，紛紛落淚。裴氏夫人見他一片忠義，將他留下。

却說瓊花觀前，有一家大當舖，舖裏有一位王朝奉，爲人非常誠實儉樸，曾經與王老爺交友莫逆，王老爺因有急需，向他借過三百兩銀子，一向手頭竭蹶，尙未歸還，今聞老爺身故，一則前來自弔，二則看看光景，討取銀子。這天正值中元節，備了弔禮而來。

王朝奉靈前作弔，玉卿在孝堂中還禮，然後出幃叩謝。王朝奉謙遜坐下，一杯茶罷，王朝奉道：「小弟一來作弔，先尊二來要清前年的帳目。」玉卿道：「老年伯！不幸先君去世，目下身住墳堂，日給不敷，實難清楚，晚生若有身榮之日，自當璧返。」王朝奉一頭聽，一頭看，只見四壁蕭條，不覺頓生惻隱之心，叫聲道：「公子！不必耽憂！我看公子相貌堂堂，人才出衆，決不會寒酸落薄，雖然一時貧困，日後必定榮華富貴，自古道：『書中自有黃

金屋。』只要用心讀書，自然飛黃騰達。我與令先尊交遊頗深，今朝決不逼索花銀，待我回去，少停打發人送些資助與公子便了。』說着起身一拱而別。

去不多時，果然汪朝奉差人挑了二十擔白米，另外一封二十兩銀子，送來說道：『些須微物，是家主送與公子的，倘有缺少，不妨隨時周濟。』玉卿喜出望外，忙不迭說道：『請你們回去致謝朝奉，雪中送炭，盛情可感！我王玉卿若有出頭之日，必不負今日。』當下稱了幾錢銀子，謝了來人。從此埋頭窗下，用功勤讀，以期竿頭日進。

花開一朵，話分兩頭，黃吏部致仕歸家，怡情山林，安享林泉之福；但他的性情依然不改，還是重利盤剝，刻薄小民，稍有不逐，立即送官究辦，所以太倉一縣的人，背地裏都叫他黃老虎，譬喻他比虎還凶呢。黃夫人平素賢惠，時常用言語規勸，他不但聽，反而斥黃夫人多事。

一天，接到王老爺病故噩耗，只做不知，黃夫人得了這信，十分傷感，忙走到書房中，問道：『相公！妾身聞得王親家死了，身後蕭條，不知你幾時去作弔女婿？年輕，乏人照管，怎麼處？』黃吏部全不在意，支吾言道：『這兩天我也沒得空閒，改日自然要去弔奠的，你回房去罷。』我正在這裏轉念，別來胡纏。』黃夫人見他如此模樣，知道他另有心腸，老大的不快，回房去了。

黃吏部支使開了夫人，想起『瓜州開水手箏篋，一時權宜之計，許下了這頭親事；如今王桂林身已亡故，玉卿又這等落薄，必無上進之日，若到我家做女婿，豈不被人笑掉了大牙，失了我吏部的體統？』當下他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喚道：『陳豹！我聽說揚州王老爺已死，夫人公子住在白楊村墳堂屋內，你今日拿了盤纏，到了揚州，致意姑爺說家爺聞得王老爺身故，即日要來祭奠，因姑爺在此沒有照應，家爺十分掛念，打發小人來接姑爺到家讀書完姻，速去速回，回了姑爺回來。』



陳豹領了主人之命，不敢怠慢，背了衣包，又到帳房裏兌了盤川銀子，立刻動身。無多幾日，已抵揚州。逢人問訊，尋到白楊村王氏墳堂，立定身軀問道：「裏面有人麼？」李婆走出來道：「你是那一個？」陳豹道：「我是太倉黃老爺差來的。」李婆道：「你姓什麼呀？」陳豹道：「我叫陳豹。」李婆道：「陳伯伯請在這裏坐一坐，我去通報大爺去。」陳豹把衣包從身上解下，坐着等候。

李婆滿心歡喜，忙忙走來稟道：「大爺太倉黃老爺打發一位陳豹到來，現在外面，要見大爺。」玉卿聞說，拋了書本，從廂房中走將出來。陳豹一眼瞧見，搶上一步，跪倒塵埃，說道：「姑爺在上，老奴陳豹叩頭。」玉卿用手攙扶道：「老人家快些請起。」陳豹道：「家爺叫老奴致意姑爺說，王老爺死了，家爺還要來弔奠，因姑爺在家，乏人照管，家爺心中十分掛懷，特來迎接姑爺到府，安心讀書，日後一舉成名，與大小姐完婚。」

玉卿踟躕了一回道：「老人家且請寬坐，去與不去，要和老夫人商議。」於是轉身來到房內，正待告稟母親，裴氏夫人道：「方纔我已聽得明白，這是你岳父的美意，你若不去，顯見得不中抬舉了。」玉卿道：「孩兒去了，有誰侍奉母親？」裴氏夫人道：「不妨，却有你秀英妹妹呢！」

裴氏夫人又道：「今日新親，管家到門，須備些酒飯待他才好。」玉卿道：「只是李本沒有回來，怎生是好？」李婆道：「他昨天砍了一擔柴，出去賣的，不知什麼時候才得回來，聞得前村方家店中酒飯俱有，待我前去了。」裴氏夫人忙拔下一根銀簪，交與李婆。

不多一刻，李婆提了一籃酒肉葷腥回家，恰好李本將柴賣了轉來，裴氏夫人道：「李本來得正好，太倉黃老爺打發陳豹來接大爺前去，你去陪他吃一杯酒罷。」李本答應，走出外邊，拱手說道：「陳大哥請寬飲一杯，不知什麼風吹來的。」陳豹道：「只為我家老爺因王老爺身後蕭條，姑爺年少，為此打發我來迎接姑爺前去，讀書完姻。」李本哈哈大笑道：「這也難得！」一頭說話，一頭勸酒。

只吃得陳豹已有幾分酒意，方始說道：「李大哥，煩你去請問姑爺，還是同我去，還是姑爺自來？」李本放下酒杯道：「這事還要商量。」裴氏夫人在內聽得，啓口言道：「陳老管家，你先歸家回覆主人，大爺隨後到府，一切要你老爺教誨。」陳豹道：「老夫人，姑爺定幾時來，好待老奴回覆老爺，免得掛牽。」李本道：「這個不能定，說來就來。」陳豹才別了夫人公子，背了衣包，匆匆登程而去。

## 第五回 花園見婿

裴氏夫人見黃吏部打發人來迎接，兒子前去讀書完姻，豈有不快活之理？喜洋洋的說道：「兒啊！你爹爹在日，說你岳父腦後見腮，做人無情無義，今日看來，倒是一個大大的好人，正所謂：『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。』」玉卿原是一位年輕的公子，那裏懂得世故，自然不疑有他，答道：「母親之言甚是。」裴氏夫人又道：「今日接你讀書完姻，原像個做丈人的模樣，你可收拾書本，待李本與你同去。」李本道：「夫人！此行須要商量，當才好。」裴氏夫人道：「丈人看顧女婿，何必商量呢？」

好一個賢淑的秀英小姐，一旁啓口言道：「母親，據女孩兒看來，此事還須三思！他既曉得爹爹去世，理應前來拜奠先靈，才是爲人之道，就是今日差人到來，也該寫下一封書信，母親以爲他是好意，只怕他懷着異心呢？哥哥還是不去的好。」李本點點頭說道：「正是，小姐說得有理，先老爺在日，也曾囑咐大爺，小心防他機詐，我也說大爺不去爲妙。」

玉卿被妹子與李本這們一說，沒了主意，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我不去了。」裴氏夫人重又開言道：「兒啊！枉讀詩書，爲何這般的愚昧？你丈人好意打發人來接你，難道哄弄你不成？」說時面帶不豫之色。玉卿見母親有了怒意，嚇得不敢開口，連李本也一聲不響了。

當下約定八月二十一日動身，光陰真快，眨眼就到了清晨，裴氏夫人喚進李本，叮囑道：「行李端正好了，現有盤纏五兩在此，你與大爺二人，只好搭船到太倉的了。」李本唯唯答應。

玉卿是初次出門，心中少不得有別離苦楚，拜倒在父親靈前，兩淚交流，道：「爹爹！你在陰冥之中，保佑孩兒此去無災無害，還求保佑母親身體康健，好讓孩兒在外放心。」拜罷一番，站起身來道：「母親！孩兒出門去後，時節享祀，須要同孩兒在家一般。」裴氏夫人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消你說得。」玉卿回頭又道：「家中大小事情，要煩你李婆照管，免得老夫人操勞。」李婆稱聲曉得。

玉卿就此拜別，叫一聲道：「母親！第一保重身體，莫把孩兒放在心上，孩兒到了太倉，卽命李本回來通信就是了。」說完，又向秀英道：「賢妹！你是聰明絕頂的人，不勞愚兄叮囑，侍奉母親，却要仗你妹妹的了。」裴氏夫人聽說，淚珠子像雨點一般，哽咽着道：「孩兒！你：你：要與爹爹爭：爭口氣我：我：在家：家中也放：放心了……」一邊說，一邊嚎啕痛哭起來。

玉卿沒奈何，硬着頭皮，含淚前行，李本肩荷行李，跟隨後面，誰知踏出門口，烏鵲飛在頭上，喳喳喳連叫了三聲。秀英小姐聽得，那裏丟得下，趕上前來相送道：「哥哥！父親常說黃恩居心不善，必屬不肖之輩，如若他真心待你，不妨住在他家，安心讀書，若有甚風吹草動，你就快快轉來，不可耽擱，你今日順從母命前去，妹子實是放心不下。」玉卿揮淚道：「賢妹！回去罷，母親又要記掛哩。」秀英道：「哥哥前途珍重，我回去了。」說着掉轉身，軀急急回去。

不一刻，主僕二人到得碼頭上，搭船動身，恰遇順風相送，這日已到了太倉城，進了北門，一路訪問，走到一家賣雜貨的門首，李本上前，將手一拱，道：「店家！請了，借問一聲，吏部黃老爺是那一個牆門？」店主道：「你要問他做什麼？」李本道：「我們是親戚。」店主道：「你們莫非姓王嗎？」李本訝道：「店家！怎生知曉？」

那店主把手不住的搖着，對面頭望了一望，低聲說道：「請到裏邊來講話罷！」主僕二人不解其故，便依着他走進店內。店主輕輕問道：「此位大爺，莫非就是黃老爺的姑爺？」李本見他一猜便着，料定他與黃家必有瓜葛，隨口應道：「這位大爺正是黃吏部的姑爺！」店主又搖着手道：「輕口些！不知姑爺爲了甚事，今天特地到才倉來，要見黃家老爺，請你說個明白！」

李本道：「我老實告訴了你罷！前日黃老爺打發他的陳管家，到我們揚州來，迎接我家大爺，到他府中攻書。因此專誠到來。」那店主聽了這一席話，說道：「姑爺，小人姓謝，號叫敬春，我的妻子陳氏，就是對姑爺那位大姐姐的乳母。」玉卿忙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乳公了，多多失敬！」敬春謙遜道：「不敢不敢！我妻子常對我說，每逢提起了姑爺家裏的事，老爺就不快樂了，如今接取姑爺到府，不明白他是真心，還是假心！」李本道：「聽你這們說，不像是個好意，大爺！我們回去罷！」玉卿也說回去爲是。

敬春道：「既來之則安之，好在夫人是大賢大德的，前日老爺打發人來接姑爺，不知夫人曾否知曉？待我去打聽一回，便知老爺真心假意，回覆姑爺；那時姑爺或到府，或回家，也不爲遲啊！」玉卿欲待用言回絕，李本道：「你的話倒也有理，我們靜候你的回音罷！」敬春道：「姑爺且請少坐，我去問一問就來的。」說着匆匆的去了。

須臾之間，謝敬春抄到黃府後門，恰喜後門開着，他是時常來探望妻子的，人人都認識他，由他自由出入。他走到廚房，跟首湊巧他的妻子陳氏在那裏盥水，忙問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，不在店裏照管？」敬春道：「媽媽有所不知，揚州姑爺在我店裏，乃是老爺打發陳豹去接來讀書的，老爺這條念頭，到底出於真心，還是假意？你去動問一聲夫人，待我回覆姑爺。」陳奶媽聽說姑爺到了，心下老大吃了一驚，也不說什麼，急急忙忙到夫人房裏來。

陳奶媽到了夫人房內，是長是短，告誡了一遍。夫人一聽，心驚膽戰，問道：「如今姑爺在那裏？」陳奶媽道：「我家丈夫留在店中。」夫人道：「這到還好！你叫姑爺休要孟浪，不可來見老爺之面，因老爺是個黑心人！」陳奶媽道：「那是老爺打發了陳豹接來的，如何隱瞞過來？」

夫人咬牙恨道：「我幾番講起王家的事，總是口口聲聲要娶賴婚，一顆心勸不過來，此番接他來家中讀書，明明不是好意，一定哄他到來，逼寫退婚字據，但姑爺既然遠來，難道就打發他回去，必須安頓一個所在讀書才是！」陳奶媽道：「這也容易，只要夫人心好，瞞了老爺，暗中看顧姑爺就是了。」

夫人聞言，沉吟了一下道：「此言甚是，今天這老糊塗到蘇州遊虎邱去了，你去叫你的丈夫，悄悄地陪了姑爺，到後花園丹桂亭內，我要親自見他，有幾句說呢！」陳奶媽應着曉得。

於是陳奶媽轉身出房，仍到廚下，敬春見了，忙不迭問道：「夫人心下怎樣？」陳奶媽道：「夫人說老爺的心，真假是猜不出的，必過多半不是好意，今日趁着老爺到蘇州去了，叫你陪了姑爺，到後園丹桂亭中與夫人面會，你却不要許聲張，被人知曉！」敬春唯唯答應，逕自回去。

到得店中，將情告知玉卿道：「姑爺夫人說老爺並非好意，今日趁老爺不在家，叫小人陪同姑爺，前往後花園面會夫人。」玉卿不聽，猶可聽了之時，不禁懊恨萬分，說道：「爹爹原說這黃恩是一個無情無義之輩，今番有意哄騙我來，令人可恨！幸本我們不如立刻回家，那裏希罕這頭親事！」敬春接口道：「姑爺不是這樣說，黃夫人是賢德非凡，提起了你姑爺，淌了不知多少眼淚，若然今日回去，豈非負了夫人的一片心？自古說：『萬事三思而後行。』不妨去見一見夫人，再去未遲。」李本也道：「大爺既奶公這等說，且去會一會夫人，是否賢惠，再定進退。」玉卿方纔首肯。

謝敬春把玉卿公子的行李放好，又叫小夥看顧了店，然後陪着玉卿，轉灣抹角，來到黃府後花園，即在丹桂

亭中坐下，有去內堂通報。少頃，秋荻扶了夫人，來到亭中相見。玉卿行禮道：「岳母請上，小婿王玉卿拜見。」夫人含笑，道：「不消了，賢婿請坐。」玉卿將身坐在一旁。

夫人舉目細細一看，見他相貌出衆，舉止大方，所謂「丈母看女婿，越看越有趣。」足足看了大半晌，心想：「這樣一個出類拔萃的女婿，目下雖然落薄，日後決非池中之物，我家相公可說得愈老愈糊塗，偏要圖賴婚姻，不知他生着什麼心肝！」遂道：「賢婿聞聽你家中突遭大變，累我時刻掛在心上，如今想已七滿，未曾親來弔奠，理上欠該！你今日到來，想是岳丈招你來的，不妨暫住在此。」

玉卿欠身答道：「小婿身遭大故，家中貧苦不堪，岳丈自然見怪，故而不敢攪擾，就要動身回去的。」黃夫人道：「你說那裏話來！雖則岳丈欺你，却尚有岳母在，與你尋一處幽僻書房住下，刻苦用功，但願你早登金榜，那時身榮名顯，不怕岳丈不來趨奉你。」玉卿道：「多承岳母厚情，感激五內，只是小婿自覺沒有臉面，還請岳母容許小婿回去。」

旁側謝敬春道：「姑爺！夫人這般相留，何等至誠？若是你去了，夫人定要苦壞了！」李本接着也道：「大爺！夫人如此光景，不放你去的了，權且應了罷！」玉卿聽二人說得有理，勉強說道：「岳母小婿從命便了。」黃夫人見女婿答應，滿心歡喜，回頭喚道：「奶媽，你去作一些點心來，讓姑爺充饑。」又道：「賢婿我進去一回，就出來的。」玉卿站起道：「岳母請便。」黃夫人用手扶在秋荻肩膀上，冉冉進房去了。

陳奶媽卽到廚下，做了四色精緻細點，一樣是豆沙粉餃，一樣是水晶包子，一樣是大肉燒賣，一樣是蔥油麵餅，用一個紅漆盤兒，端到丹桂亭中。玉卿隨意吃了一些，餘下的，敬春與李本吃了。

點心用畢，黃夫人又到外邊來，滿面堆笑道：「賢婿今日怠慢你，做岳母的很不安心！」玉卿道：「岳母這等客套，使小婿更加慚愧了！」說着，秋荻將手中捧的拜盒遞到敬春手裏，說道：「盒中一百兩銀子，與姑爺零用。」

的十兩與李伯伯的十兩你謝伯伯拿去與姑爺供膳的；還有蘭絀貢緞八匹與姑爺做衣服穿的。」他說一句敬春應着一個是。

黃夫人也吩咐道：「乳公姑爺要暫時住在你的家裏，好好看待，將來重重的謝你。」敬春道：「夫人儘管放心，小人自當盡心服侍。」夫人喜甚，於是玉卿別了黃夫人，仍與敬春李本出後花園去了。

當下黃夫人同房坐定之後，便與陳奶媽商議，說道：「奶媽姑爺在此讀書，你家房屋又小，不便安頓，叫那個去尋房子請先生才好？」陳奶媽道：「夫人，那管租房的徐文，辦事能幹，人也忠厚，只要喚他進來問問他。」黃夫人點頭道：「秋菊，你去叫徐文進來。」

秋菊去了一回工夫，領了徐文進來。黃夫人問道：「今天揚州姑爺到了，你給我瞞了老爺，悄悄尋一所房屋，要幽僻冷靜些的。」徐文答道：「真是湊巧，龍王廟後面有所租房，既幽僻，又清靜，正好姑爺窗下用功的所在。」黃夫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巧得很，還有一件事，要請一位通品先生，不知道有沒有？」徐文想了一下道：「有一位凌魏公先生，不但飽學多才，而且四書五經，通本能夠背誦，性情非常的和藹，只要小人將關書送，去他無有不依允的。」黃夫人道：「好極了！你就去請先生到館，束修不可菲薄，但要瞞過了老爺，至要至緊！」徐文奉了夫人之命，立刻租房，請先生忙了一整天，俱已辦妥，便知會謝敬春，陪王姑爺進屋，自己邀請凌先生到館。師生二人甚是契合，加着玉卿公子是個聰明透頂之人，讀書過目不忘，凌先生更其歡喜，經文悉心講解，不遺餘力，因此玉卿的學問，突飛孟晉，不必細述。

忽忽之間，到了仲冬十一月，凌先生道：「賢契！聞說提學已考到蘇州府了，你這樣的好文章，何不前往考試？」玉卿回道：「門人謹依師命，但恐岳丈曉得了，怎生是好？」凌先生聽了，也覺十分為難，商酌了一回，竟想不出什麼計較。

正在這時，管門的走了進來，稟道：「凌先生！外邊現有杜子卿、項君美兩位相公，特來拜訪。」凌先生大喜道：「故人來了，賢契！我與你出外迎接。」杜、項二人見了凌先生，各作一個長揖，同到書館中，分賓坐定，李本送上茶來，二人將王玉卿一看，見他相貌清奇，暗暗稱讚不止。

### 第六回 逼寫婚書

杜子卿、項君美見了王玉卿一表人才，不由的沒口子稱讚，說道：「凌相公！我等看高徒人品非凡，文才必妙。」凌先生謙遜道：「二位仁兄謬讚了。」說着，回頭向王玉卿道：「你去取窗下文稿來，請教二位先生。」玉卿忙去取了一本文稿，雙手呈上道：「請二位先生指正。」二人連稱不敢，用手接了過去，細細吟哦了一遍，不覺拍案叫好道：「名師必出高徒，如此文章，天下罕見，真可說：『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』」如今宗師考臨蘇州，此行必取頭名。」凌先生忽然歎了一口氣。

杜、項二人詫異道：「凌相公何故浩歎？」凌先生道：「二位仁兄！小弟實不相瞞，小徒王玉卿，只爲他尊人去世，家業凋零，令人可憐。」杜子卿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看令高徒文才卓絕，不難一舉成名，重整家業的，正不必凌相公代他擔憂。」凌先生道：「二位可知黃老先生的爲人麼？他是個趨炎附勢之輩，全沒有半點憐惜女婿的心，多虧他岳母賢德，留在這裏讀書，若然前去赴考，被黃老先生知曉，反爲不美。」杜子卿聽了，唏噓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只可惜了令高徒懷才不售，徒喚奈何！」項君美道：「據我的鄙意，前去應試的爲是，況且令高徒文章錦繡，小小功名，易如拾芥，那時黃老先生自然歡喜，決不輕視他了。」凌先生道：「小弟也是這個意思，只是小徒尙未府考，怎生使得？」

正說着，徐文到來探望，聞其所以，說道：「姑爺！我家二房裏大爺，方纔府考，名字叫做黃鼎，目下病得十分利



害，姑爺何不頂了去考？」杜項二人一聽，同聲道：「湊巧得極，凌先生不必猶豫，一准陪了令高徒去應試罷！我們還有些俗事，改日再來奉訪。」凌先生也不相留，一拱而別。

到了次朝，凌先生端正動身，雇了一隻船，來到蘇州，尋了下處，屆期進場考試，等到宗師出案，王玉卿取了案首，報人報到太倉吏部，府報單上寫着：「貴府相公黃鼎入泮第一名。」

黃吏部看了，連稱奇怪道：「這是我家姪兒的名字，現在有病在身，不能應考，顯見有人頂冒進場。香升！你到學道衙門去查一查，是那一個光棍頂冒進學？」香升那敢怠慢，即忙趁船趕到蘇州，到學道衙門裏一打聽，方知就是姑爺王玉卿頂冒的，立刻回轉太倉，一路上轉念道：「姑爺是老爺不中意的，要是我回去不說是姑爺，日後終要曉得如何曉得過去？若然說明是姑爺，夫人面上交代不過，叫我沒法擺佈起來了！」

香升正在左右為難，恰好一頭遇見徐文忙道：「好極好極！我有話要與你商量。」徐文道：「你要商量甚麼？」香升道：「昨天老爺打發我到蘇州去，打聽頂冒進學的人，那曉我去一查，就是王家的姑爺，你是曉得老爺最不中意姑爺的，若然說出是姑爺，一定又要算計，況且夫人暗中再三叮囑過的，說了出來，夫人見怪，愈生是奸，因此覺得進退兩難，要請你設想一個尋策。」徐文道：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如果姑爺做了下流的事，老爺見怪，設法算計，今番姑爺進學做了洪門之客，老爺必然十分歡喜，但說無妨。」香升經徐文這們一決斷，定了主意。

香升回到府中，也不歇息，流水般叩見主人道：「小人奉老爺之命，到學道衙門調查明白，頂名冒考的就是姑爺。」黃吏部道：「原來就是這個小畜生！」罵了這一句，又假意笑道：「既是姑爺入泮，到也有興，不知他住在什麼地方，何不搬來依我？」香升道：「聽說姑爺寓在龍王廟後面。」黃吏部正中下懷，說道：「速備大轎，我親自去叫他來。」香升答應，傳齊轎夫伺候，黃吏部身穿便服，登時乘轎前去。

——香升以為黃吏部聽見了女婿進學，盡釋前嫌，和好如初，所以只說出住在龍王廟後，寓處假做不知，誰料到黃吏部一計未遂，又是一計，偏要賴定婚姻，圖害他女婿王玉卿，方肯罷休。這是香升做夢也想不到啊！當下黃吏部身坐大轎，到了龍王廟後，喝令香升在附近問訊。香升只得向人問道：「請問大哥，這裏有一位揚州來的王相公，住在那裏？」那人順手一指道：「那旁古槐樹下，兩扇黑漆牆門裏就是。」走不多路，已到古槐樹下。

黃吏部吩咐停轎，令香升上前叩門道：「裏邊有人麼？」李本聞聲，開出門來，問道：「你是那一個呀？」香升遞過名帖：「黃老爺現在外邊，拜望姑爺。」李本一聽，心想：「冤家來了，不如回他去了，免得大爺受他鳥氣。」遂道：「煩你多多致意黃老爺，我家大爺尚在蘇州，回來了就要來叩見黃老爺的。」香升依言回覆。

黃吏部回轉家中，尋思道：「方才這所房子，記得是我家的啊！」便喚徐文進來問道：「姑爺是幾時到的？」徐文見黃吏部和顏悅色的動問，不疑有他，據實答道：「姑爺是九月初到的，其時老爺在蘇州遊玩，夫人作主，安頓姑爺在那邊讀書的。」黃吏部道：「我打發人去接他，原不過要他到來用功，今既來此，該來見我，為何這般藏頭露尾，且喜他腹中文才好，頭名入泮，剛纔我與香升親自前去，誰知不會會見，令人悵悵，我今命你快去請姑爺明日到來水酒一敘，不可有誤！」徐文唯唯而退。

李本正與凌先生閒談，忽見徐文匆匆走來，叫聲道：「姑爺老爺相請，姑爺明日飲酒，有帖在此！」李本道：「方才你家老爺到來，因未商議，不敢貿然相見，只得回說蘇州未回，不知你老爺心下若何？」徐文道：「並不著惱，在我看來，很像真心。」李本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徐文道：「老爺吩咐我來的時候，滿面都是笑意，像是很快活的樣子，又說姑爺文才好，考中了第一名案首，十分爭氣，故此安排筵席相請，俗語說得好：「將酒待人無惡意。」姑爺此番就去見一見老爺的面罷！」玉卿聽了，只是沉吟不語。

凌先生也道：「賢契！如若你岳丈回心轉意，却不可不去，因你就擱在此原是一時權宜，日久瞞不了的，况他又先上門來拜望你，豈有禮無不答之理？你不必多疑，明日准去答拜，休要惹了他的是非。」徐文道：「凌相公說得不錯，姑爺去的好。」玉卿沒奈何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煩你回覆老爺，只說姑爺蘇州尚未回來，一到就來答拜的。」

徐文回去，回覆黃吏部道：「小人送帖到姑爺那邊，李管家說還未回來，若今晚回來，明日就來答拜的。」黃吏部聽了，正中心下機謀，好生歡悅，喚過香升，給了他四兩紋銀，說道：「明天要款待姑爺，你去僱定一隻大號坐船，另外備一席豐盛的菜，沽一壺上好的蜜林梅，停在河步伺候，不許誤事，香升沒口子答應。」

到了次日，玉卿絕早抽身，用過了早點，別了凌先生，由李本老蒼頭陪伴，逕往黃吏部府來。到得牆門以外，管門的一眼瞧見，飛奔進內，稟道：「啓上老爺，王姑爺到了。」黃吏部有意做作，整頓衣冠，出外迎接，謙讓讓，直至高廳之上。李本搬過一張交椅，朝南擺了，又鋪下了一條紅毯。玉卿道：「岳父請上，受小婿一拜。」黃吏部謙遜道：「賢婿不消了。」說着，再三推阻。玉卿那裏肯依，推金山，倒玉柱，拜了四拜。

分賓坐定，一杯茶罷，玉卿道：「小婿未及登堂，反承先施，伏乞恕罪。」黃吏部揶揄微笑道：「賢婿何罪之有？因老夫前年在瓜州開上一別喬梓，時常掛念，後聞令尊去世，被家務所羈，未能弔奠爲歉。今日幸喜賢婿入泮，與老夫爭光不少。」玉卿道：「托岳父鴻福，一時僥倖罷了。」

翁婿二人在廳前敘話，傳到裏邊，黃夫人得知女婿來了，心中又恨又喜，喜的是女婿文章做的好，中了秀才，恨的是老相公心蹟不良，嫌貧賴婚，不知他女婿入泮之後，能不能回心轉意。當下卽命丫頭搬出菓盒，送到廳上，請王姑爺隨意用些。

閒談片刻，已是晌午時分，黃吏部問道：「船上酒席，可曾完備？」家人回道：「已經完備多時了。」黃吏部回

過頭來，含笑說道：「賢婿！老夫備得一杯水酒在船上，屈賢婿游河飲酒。」玉卿道：「多謝岳父盛情。」於是翁婿二人坐上抬身，挽手同行出廳。黃吏部暗忖道：「老妻瞞了我，資助女婿，如今我也瞞他一瞞，看他怎樣奈何我。」走到河步下船，黃吏部吩咐水手，緩緩開行。

再說黃夫人聽說翁婿游河飲酒，少不得心驚肉跳，說道：「陳乳娘！今天不好了！老糊塗不在家中款待，偏到船上去飲酒，諒他家中恐怕旁人阻撓，到了外面，任他作主擺佈，此番這老糊塗必不是好意了！我想姑爺是陳豹接來的，你去喚他進來見我！」陳氏口稱曉得。

黃夫人見陳豹踉蹌奔入，厲聲喝道：「我問你這狗才，姑爺與你有甚相干？你到揚州去，哄騙他前來也該早早稟知我，爲何瞞得一絲不通風？若非乳公暗行好事，姑爺的殘生活不成了，今朝老翁騙到船上，諒必你從中也知情的，你快快說個明白，萬事全休饒你，有半個字搪塞，斷不寬赦！」這是黃夫人氣極了，將陳豹痛斥了一頓。

陳豹叩頭答道：「夫人！秋間老翁打發小的往揚州去，接取姑爺到來讀書，小的奉了老翁之命，不敢違背，到姑爺家裏說明來意，那李本老蒼頭說，黃老翁相請大爺去讀書，此事還要商量，因此小的先行回轉，支吾回覆了老翁。」黃夫人冷笑道：「不見得罷！」陳豹道：「小的句句說的實話，並沒有哄騙夫人，若是虛言，定遭天雷打死。」黃夫人又問道：「你可知道老翁今天與姑爺飲酒遊河，究竟好意還是歹意？」陳豹道：「這却不知道，不過今日老翁這般舉動，小的也有些疑心，待小的趕到東門外，打聽就明白了。」黃夫人點頭道：「講得有理，你快去仔細打聽，回來賞你！」

陳豹流星般趕到東門以外，僱了一隻捉魚船，逼着船夫快搖，好在船小行得快，不多一回工夫，搖到龍王蕩，見大船停泊在河中。陳豹到也乖巧，就叫船夫將船搖到蘆葦叢中停住，自己立在船首，將羅帽壓在眉毛之上，

窺探大船上的一舉一動。

這時翁婿二人對坐飲酒，黃吏部故意甜言蜜語，冷一杯，熱一杯，頻頻相勸。玉卿不便推却，一連飲了十餘杯，已覺得不勝酒力，忙道：「岳父！小婿實不能飲酒了，就此告辭。」

黃吏部見他有了七八分酒意，忽然翻轉面皮，使勁兒一拍桌子道：「哇！誰是你的岳父？」玉卿道：「岳父何出此言？那年瓜州鬧上雙金錠爲聘，何故此刻竟變卦起來？」黃吏部道：「我乃堂堂吏部天官，怎肯把金枝玉葉般女兒，對你這小窮鬼與我快拿筆硯來，命這小窮鬼快寫休書！」家人怎敢怠慢，將文房四寶取至面前。

黃恩道：「小窮鬼！你若說半個不字，叫你來時有路，去時無門。」玉卿聽他口口聲聲罵着小窮鬼，只氣得渾身發抖，也還罵道：「老賊！我不寫，你便怎樣？」黃恩大怒，伸手就是一掌，打在玉卿面門之上。李本嚇得着了慌，卽忙上前解勸道：「黃老爺有話好講，何必動手打我大爺？」黃恩喝道：「老奴才也敢來多講嗎？不但不肯住手，反而拳足交加，把玉卿打倒在地。」

黃恩怒冲冲言道：「小窮鬼！快些寫下休書來，好好放你回去！」玉卿大慟道：「老賊！你欺我爹爹身亡，家境蕭條，哄騙我前來，逼寫婚書，這樣的不仁不義，喪盡良心，日後那有面目見人？」黃恩見他不甘屈服，更加怒不可遏，將靴腳亂頓道：「小使們！剝下了這小窮鬼的衣服，拿皮鞭重重抽打！」衆家人吶一聲喊，猶如磨拿燕雀一般，將玉卿公子衣服剝下，舉起皮鞭，亂抽亂打。

## 第七回 兇奴殺婢

王玉卿被黃恩用計，哄至龍王，逼寫婚書不從，用皮鞭一頓抽打。玉卿咬緊牙關，戟指罵道：「老賊！我王玉卿尚還是血性男兒，情願給你打死，休書決不寫的！」李本號啕大哭，苦口勸道：「大爺！老奴勸你寫了罷，皆因

我家老爺身亡太早，如今勢力遠殊，只好吃他的眼前虧，況且父母遺體，不可毀傷，望老爺不要執之一見了。」  
玉卿叫了一聲罷道：「我就聽你的話寫罷。」李本一頭哭，一頭磨墨，玉卿一頭哭，一頭提筆書寫。

少停休書寫就，玉卿含淚道：「老爺！我寫好了。」黃恩道：「不能算數，還要手印。」玉卿又依着把手印打了，黃恩這才將休書束在袖內。李本道：「黃老爺如今可以放我家大爺上岸了。」黃恩不去理他。這時玉卿已走出船外，立在船頭之上，口中嘖叨罵道：「勢利的老賊！我少不得到三司衙門，告你一個賴婚罪名，得有出頭之日，我把你這老賊骨殖磨粉，皮肉喂狗，才出我今日心頭之恨！」

黃吏部一聽，只氣得三尸暴跳，七竅生烟，心想：「看不出這小窮鬼，口氣甚大，自古道斬草除根，我若不除他，異日必有後患，不如趁此無人，結果了他的干淨。」於是喝令衆家人，把玉卿李本拖翻在地，用麻繩細綁住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賴婚賴定了，你的性命也結果了，看你怎生去告狀？」李本一旁苦苦哀求，玉卿道：「求也是個死，不求也是個死，由他擺佈就是了。」黃恩大怒，用力一脚，將玉卿踢下河中，隨後又把李本推下一帶，聲吩咐道：「快些開船回去，每人賞銀三十兩，今日事情不許洩漏。」衆家人懾於黃恩之感，無不同聲應諾。

玉卿墜入河中，自分必死，驚動了河伯水神，見狀元公有難，連忙在水底托住了玉卿身體，吹起一陣狂風，將那間吹到蘆葦裏面，陳豹早已瞧見，慌忙從水中抱起，接着李本也打從水面吹來，陳豹就叫船夫救了，幸喜飲水不多，呼吸未絕，半晌悠悠醒轉，玉卿道：「誰人救我在此？」陳豹答道：「是小人救了姑爺，請姑爺快些脫下濕衣，別受了寒氣。」說着把自己衣服脫下，遞給玉卿換了。

玉卿痛定思痛，不覺大哭道：「老賊如此無情，暗施毒計，將我騙到河心，圖謀性命，誰知遇你前來相救？異日成名，再不忘你陳管家恩的。」陳豹道：「姑爺不要說起今日我家夫人見老爺這般舉動，十分疑惑，料定老爺不懷好意，故此打發小人前來，小人叫了漁船，急急趕到這裏，正在蘆葦之內，探聽動靜，不想果然不出夫人所

科。這是姑爺命該有救，與小人無干。如今請姑爺不必悲傷，常言道得好：「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祿。」還是撇開了罷！」回頭又道：「李伯伯！你也受累了！」李本道：「大爺尚且如此，我是應得的了。」陳豹道：「我們且上岸去，尋一個安身所在才好！」於是三人相將上岸。

再說凌先生坐在書館中，看看天色已晚，猶不見玉卿回來，心下擔憂道：「王公子飯前出門，到傍晚還不同來，就是在黃府飲酒，也該回來的了，怎的一去沒了信息？况公子執意不去，乃是我攬掇他去的，倘然有風吹草動，豈非我害了他？」想到這裏，渾如熱石上螞蟻一般，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勉強用了夜飯，已是月上東方，終究放心不下，叫小使關上大門，踏着滿街月色走來。走到西邊巷門已經關了，只得返身往東邊走。

將近龍王溝邊，耳旁聽得哭聲，不禁訝道：「那邊是沒有人家的，何來啼哭之聲？」當下緊行幾步，哭聲漸近，靜心一聽，好像玉卿的聲音，跑到涼亭中一看果然，忙問道：「賢契！為何這般狼狽？」玉卿見是凌魏公，一陣心酸，哭叫道：「先生！我落了老賊的圈套，險些兒與波臣爲伍，若沒有陳豹前來，主僕二人都葬身魚腹了。」說時遂將方才一番情形，詳細說了一遍。

凌先生聽了，喫驚非小，說道：「賢契！黃恩起意害你，龍王廟後住不得了，我家離此不遠，且去住下再處。」陳豹道：「虧凌相公想得週到，我去拿鋪陳去。」於是趁着月色，一同到凌先生家裏，閒話了一回，各自安睡。

到了次日，玉卿道：「門生承先生厚愛，終身圖報不盡，待門生回去，見了母親，到南京部院衙門告他一狀。」凌先生道：「他們官官相護，更兼黃恩這廝有財有勢，未必准你。」玉卿道：「倘若部院不准，拚着昨日淹死，往京都去告御狀，不怕不准了。」陳豹道：「姑爺不要性急，夫人昨差小人打聽消息，且待小人去回覆了夫人，看夫人主意如何，姑爺告狀未遲。」凌先生道：「此言甚是你快快去回覆夫人，姑爺在此等你回音。」陳豹告別而去。

陳豹先到龍王蕩邊，謝了漁夫一兩銀子，匆匆回轉天官府，丫頭傳報到內堂，夫人卽命傳見陳豹入內。黃夫人問道：「命你去打聽姑爺消息，等到黃昏以後，累我一夜不曾合眼，何故昨夜不來，到今日纔來回覆？」陳豹道：「夫人不要說起，昨日小人奉命前往，趕到東門之外，雇了一隻漁船，飛風般搖到龍王蕩，遠遠一看，見老爺的船停在無人之處，小人就叫船搖入蘆葦叢中，仔細探聽，見姑爺酒已夠了，立起身來向老爺告辭，老爺忽然變臉，逼姑爺寫退婚書，姑爺再三不肯，老爺大怒，吩咐新來的弟兄，剝下了姑爺衣服，打了一頓皮鞭，只打得姑爺叫苦連天，李本在旁相勸，姑爺才把退婚書寫了，又打了手印，姑爺走出艙外，在船頭上罵了幾句，惹了老爺惱恨，起下斬草除根毒意，叫弟兄們把姑爺李本細縛，撲繩一响，拋入水中，小人嚇得魂不附體，虧了一陣大風，將主僕二人吹到蘆葦岸邊，與船夫設法救起，小人就將身上的衣服脫下，與公子換了，扶到岸上，坐在涼亭之中，姑爺想起了離鄉背井，在此身受苦楚，哀哀痛哭，却巧凌相公尋來，便勸姑爺到他家中暫住。今日姑爺便要回去，特來請夫人定奪。」

黃夫人聽說，心中氣苦萬分，罵一聲道：「老糊塗！女婿也是官家之子，門戶相當，爲什麼只想圖賴婚姻？逼寫婚書，倒還罷了，害他性命，却是大大不該！」遂道：「陳豹！此事全虧了你，待我與陳乳娘商議妥當，前去回罷便了。」陳豹道：「夫人，方才小人聽得老爺吩咐，不許洩漏，望夫人不要與老爺吵鬧，免得害了小人。」黃夫人點了一點頭，陳豹便退到外面去了。

黃夫人就叫陳乳娘進房，說道：「孔娘！方才陳豹的話，你是聽得的，這明明是我害了姑爺，如今還是趕早打發他回去，我有三百兩銀子在此，你說叫那個送去才好？」秋菊丫頭在旁說道：「待我送去可好？」黃夫人道：「你可認識凌相公家裏？」秋菊道：「丫頭認識的，就在墳堂過去黑牆門內。」黃夫人道：「你去甚好！」於是親手開箱，揣整銀子。



這時金鳳小姐走來，得悉情由，止不住一陣心酸，淚如斷線珍珠般掉下，嗚咽着道：「母親！你要贈他銀子，待女孩兒修書一封，表明心迹。」黃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快去寫來。」金鳳小姐喚丫頭取過文房四寶，提筆在手，寫了一封書信，無非是「海枯石爛，此心不移」的話，將信封好，交與秋菊。

黃夫人叮囑道：「秋菊書信銀子，都在這包袱之內，你路上須要當心，打從墳堂大路行去，不可兜抄墳後小路而行，又不可被三房裏管墳堂的張進寶瞧見，因他是一個慣搬口舌的壞貨，你當避着他才是。」秋菊道：「丫頭路徑很熟，不消夫人囑咐。」黃夫人道：「你去見了姑爺之面，好好的用言寬慰一番，歸家之後，務必用功讀書，巴圖上進。」秋菊連聲應是。

秋菊將包袱背在身上，悄悄的出了後門，急急走了三五里路，將到墳堂，那曉合當有事，心地一時糲糊，錯走了路徑，不走墳堂大路，反向墳後的小路走來。

其時那個壞人張進寶正在墳前打掃，一個兒沒精打彩的當兒，望見秋菊遠遠的走來，暗暗稱讚道：「好俏的姑娘！你看他生得多麼的標致，好像活活觀音出現的一般，如果能夠供在家裏，我張進寶天天禮拜，也是甘心情願。」呆呆的站着看出了神，及至秋菊行近，方才看明白了，咕囔道：「我道是那一家的小姑娘，原來大房裏的秋菊丫頭，他身上背着很沈重的包袱，莫非他背夫逃走不成？待我攔住了他，與他打趣打趣，有何不可呢？」

這時秋菊已走近身旁，抬頭瞧見了張進寶，心頭上別突一跳，暗道：「臨行之時，夫人對我說，不可被這廝看見，如今怎麼處呢？」不由的進退維谷，只聽張進寶道：「秋菊慢走，你的包袱裏是什麼東西？」秋菊道：「誰要你管？」一頭回答，一頭撥動金蓮，向前走去。張進寶道：「秋菊姐！看你神色倉皇，是不是背夫逃走？」秋菊怒道：「滾開些！不要胡言亂語！」

張進寶美色當前，如何肯捨？走上前來，一把扯住，油嘴滑舌的說道：「秋菊姐！肚子餓了，吃了點心去。」秋菊

道：「不要吃。」張進寶道：「口渴了，喝一杯茶，總可賞光的了！」秋菊道：「也不要吃。」張進寶道：「走得脚軟了，坐一坐再走罷！」秋菊道：「不要坐。」說着用力掙扎。

張進寶原是色中餓鬼，心中愛上了秋菊，不由分說，把秋菊抱進墳堂裏面，亂摸亂捏，說道：「秋菊姐，求你發一個慈悲，我張進寶死也不忘掉的，還要去買了香袋汗巾送你哩！」秋菊道：「狗才休得無禮，我回去對太太說了，少不得處你一頓死！」張進寶道：「好姐姐，落得做這一回露水人情，我張進寶也不讓你丈夫呀！」

秋菊被他擾得着慌，侍手在他面門上拍的一巴掌，張進寶色膽如天，依然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好姐姐，這一下打得不疼，再打兩下，我也千情萬願。」嘴裏說着，雙手抱住了秋菊纖腰，口對口兒，希圖親嘴。秋菊罵道：「你這狗才，青天白日，敢是要強姦嗎？」劈劈拍拍，連打了七八下巴掌。

張進寶見他抵死不從，頓起無情之火，兩眼一翻，提起鉢大拳頭，兜心就是一拳，把秋菊打到塵埃。秋菊大叫道：「快來救命！張進寶打死人了！」張進寶暗道：「容情不舉手，舉手不容情，若容他活了，我就活不成了。」喝道：「你還敢喊嗎？」隔腰又是一腳，可憐秋菊三魂渺渺，七魄悠悠，到枉死城中去了。

張進寶把脚撥了一撥，見秋菊渾身不動了，又用手一摸，四肢已冷，哼着道：「這樣的不經打，一拳一脚，已經嗚呼哀哉，如今你既活不依，我就死不饒你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把秋菊衣服脫下，遍體搜尋，並無金銀飾物，順手將背上的包袱一扯，像是銀子，連忙打開一看，直跳的起來道：「有趣有趣，活該我發財了！」就將銀子取出，下面却有一封書信，囁咕着道：「可惜我目不識丁，看不出寄給誰的。」繼而一想：「哦，是了，這是大房裏夫人送與王姑爺的，該死該死，賤丫頭為甚不肯早說？幸喜人不知鬼不覺，將他放在墳堂路傍，脫了一身干係，銀子是我要定的了，書信仍放在包袱內，趁此四顧無人，背他出去才是！」於是背起死屍，拿了包袱衣服，悄悄推出門去。他混了半日，肚子裏覺得餓了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待我藏好了雪花銀子，到前村去吃一個醉飽，修理一次五臟。」

殿罷！轉身出門，一逕走到前村，大嚼大喝，直吃得上頂咽喉，下達肛門，方纔脚步歪斜，嘴裏唱着山歌回來，到得墳堂裏，暗忖道：「今日吃得好爽快，不如關上了門睡覺，若別人說起來，我只說城裏吃醉了就睡的，全然不曉，不干我事。」遂關上了墳堂門，躺在牀上假睡。

不多一回，一輪紅日漸漸落到西山峰，缺裏去了，有一個農夫，搨了一柄鋤頭，施施的回來，打從墳前經過，忽然見地上躺着一個屍首，嚇得魂靈出了竅，極喊道：「張進寶！你家墳裏一個死人！」張進寶只不做聲，却驚動了一衆墳鄰，大家走到他門上，亂敲亂叫道：「張進寶快出來！」張進寶快出來！張進寶裝着睡醒的模樣，慢吞吞開了門，問道：「你們爲什麼大驚小怪，累人不得好睡？」衆人道：「你家墳上有一個女屍，你還不知道嗎？」張進寶道：「不要亂說，我上半年城裏吃醉了回來，不曾聽說有甚死人！」衆人道：「不信，你自己去看看。」於是，一夥兒回到墳前觀看。

## 第八回 誣陷屈招

張進寶假作不知，隨着一衆墳鄰，回到墳前一看，故意裝着吃驚的樣子，叫道：「哎呀！我看這個女屍，不是別人，像大房裏的秋菊了頭，不知他今朝爲了何事，死在這裏！」一邊說，一邊假意東看西看，把背上一個包袱，拿下，打開看了道：「這裏有一封書信在此，上面又有王玉卿的姓名，那就有線索可尋啦！」又對屍首看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心口一處青，腰裏也有一處青，紅褲脫在草地上，分明是因姦致死！」衆人俱說不錯。張進寶又道：「衆位人命關天，大家都有干係，大房裏又是不好惹的，趕緊喚了地保，同去稟報大老爺，看大老爺怎生發落！」衆人道：「張進寶說得有理，我們同去。」當下一齊趕進城來。

到了吏部牆門，與門公說明來意，門公忙走到廳上，稟道：「老爺外邊三房裏管墳的張進寶，同了一衆墳鄰

地保要見。黃吏部道：「着他們進來見我。」門公出外傳話道：「老爺喚你們進去。」衆人來到廳上，叩見了黃吏部。

黃吏部道：「你們多是墳鄰，有話起來講！」衆人道：「張進寶！你的口才伶俐，還是你講罷！」張進寶道：「老爺今天出了一件不大不小，不明不白的無頭奇聞，因此大家嚇得冷汗直淋，特來稟報。」黃吏部詫異道：「什麼叫做無頭奇聞，快快說來！」

張進寶謊話連篇的說道：「小人今朝在城裏游玩，遇了一個朋友，請我吃了兩碗酒，不覺醺醺大醉，睡在屋裏，聽得有個婦人叫喊，我懶得起來看，不以為意。」黃吏部道：「以後便怎樣呢？」張進寶道：「小人最怕是非，只是睡覺。後來有個農夫經過墳前，叩門喚我，說是墳旁有個死人，小人不信他的話，慌忙走到墳邊觀看，果然有一個婦人的屍骸，仔細一看，却是老爺府上的秋菊阿姐。」

黃吏部訝道：「竟是他嗎？你看他死得怎樣光景？」張進寶將眉毛一皺道：「可憐可憐！死得真悽慘！身子仰面朝天的躺着，小衣脫在草地上，像是被人強姦的模樣；小人就把屍身細細看了一回，見他心口上有一處青，腰窩裏也有一處青。」黃吏部道：「好生奇怪！我家秋菊向在內堂伺候夫人，足不出戶，怎會死在那邊？」說着，連連稱奇不置。

張進寶道：「秋菊身邊還有包袱一個，內無別物，只有一封書信。」黃吏部道：「書信就是證據了，現在那裏快拿出來我看！」張進寶流水般將書信雙手遞過。黃吏部接在手裏，仔細一看，見書信上有個金蝴蝶寫着「王玉卿開拆」五個字。

黃吏部道：「你可知曉是那一個王玉卿？」張進寶搖搖頭道：「小人不知道。」黃吏部腹內尋思道：「這小窮鬼已被我淹死在龍王蕩中，那裏又有什麼王玉卿？」便又問道：「張進寶！莫非就是揚州來的王玉卿麼？」

張進寶道：「老爺不說，小人也沒有膽量說，或者就是他，也未可知！」

當下黃吏部拆開書信看時，寫得明明白白，暗忖：「原來小窮鬼沒有淹死，不知他躲在什麼所在？」遂逼着問道：「你可曉得王玉卿住在何處？不許隱瞞，從實說來！」張進寶起了圖害之心，早已滅盡天良，如何會得隱滿？考實說道：「目下住在凌相公家裏。」黃吏部聽了，恨道：「我家老不賢，不信別具心腸，偏喜這個小窮鬼，竟滿了我，私下養在凌家，如今又落在我手，看你這老不賢有多大本領，再能設法救他！」說着用手擦額，沈吟不語。

隔了半晌，黃吏部道：「張進寶！此事一定有人幫同着做的，當時只知圖劫財物，後來見秋菊生得貌美，生了邪念，秋菊不從，動手打死無疑。這場人命，我料得無錯，那凌魏公窩盜幫兇，也有應得之罪，我命秋菊丈夫報告你做見證。」張進寶道：「老爺！小人准做見證便了。」黃吏部又對一衆墳鄰道：「你們不必回去了，免得走漏了消息，待我今晚進了狀紙，明日早上一面拿捉王玉卿、凌魏公，一面檢驗收屍。」說完，喚家人劉攀桂到來。少選，劉攀桂到來，見了黃吏部，叩了一個頭。黃吏部道：「攀桂，你叫妻子被王玉卿打死了，你要討命不要討命？」攀桂一聽，宛如晴天中起了一個焦雷，嚇得魂不附體，跪在地下道：「老爺！小人與他無怨無仇，他為何把我妻子打死？叫我心疼不疼呢？老爺要不與小人出力，小人就碰死在階前，不做人了。」黃吏部道：「你既要討命，我老爺自然與你伸冤。」吩咐小使取過筆硯。

於是黃吏部磨墨濡毫，寫好狀紙，傳話提轎，帶同苦主直奔衙門。揚州知州楊文聽說黃吏部到，慌忙迎接，讓到延賓館坐下。家人獻茶，楊知州道：「大人連夜到此，有何見教？乞道其詳。」黃吏部道：「老公祖，治弟有一個丫頭馮秋菊，頗具姿色，曾嫁與家人劉攀桂為妻，昨日偶然出外，被遊棍王玉卿調戲，強好不從，活活打死，學霸生員凌魏公窩盜窩贓，同惡幫打二罪，俱在不赦，狀詞在此，乞老公祖從嚴發落。」楊知州聽說是命案，連稱領

教。

那時劉攀桂，也跪在一邊，從頭哭訴了一遍。楊知州道：「明日早堂審問，與你妻子伸冤就是了。」黃吏部命人取過白銀五百兩，說道：「這些薄敬，伏乞笑納。」楊知州本是個千里為官，只愛財的貪賊官，兩隻為眼珠子，見了這一大捧雪白花銀，豈有不愛？豈有不貪？口中却故意說道：「老大人即請回府，晚生自當效力，不敢領禮。」黃吏部道：「公祖不受，敢是嫌少？」楊知州道：「說那裏話來！既是大人如此說，晚生只得權領了。」黃吏部這才興辭上轎而去。

楊知州送過了黃吏部，收好銀子，喜洋洋道：「一個人發起財來，真做夢也想不到，就有人白化化的送上門，到也開心！」於是就在燈前用硃筆寫了牌票，立傳通班捕役，吩咐道：「要犯王玉卿、凌魏公二人，速速拿來，早堂回話。」衆捕役接了牌票，怎敢懈怠，立刻喚集地保，雇船前往。

漏殘鼓絕，天將報曉，衆捕役到了凌家門首，將前後門守住，地保上前叫喚開門。凌魏公一想：「此時還未天明，那一個在外邊叫喚待我去看來！」凌魏公穿了衣服，開出門來一看，却是六七個捕役一擁而進，地保向衆捕役道：「這位就是凌相公。」凌魏公道：「諸位來得恁般早，可有什麼公幹？」衆捕役道：「無事不敢輕造，現有本官牌票在此。」凌魏公接來一看，見上面寫着強姦打殺等事，原告劉攀桂，被告王玉卿、凌魏公，立拿回話。凌魏公看罷，不由的書腐騰騰，怒氣勃勃，連聲罵道：「放屁！豈有此理！我素不認識劉攀桂，那裏來的強姦打殺之罪？」這時王玉卿睡在書房裏，尚未起身，聽得凌先生在外喧嚷，披衣出來，見了衆人問道：「甚麼事情，與他們吵鬧？」凌魏公道：「州中有牌票在此，要拿你我二人前去，說什麼強姦打殺，你道奇也不奇？」玉卿道：「那有此事？」

話猶未畢，捕役取出鐵練，將師生二人鎖住，不由分說，拉拉扯扯，拖出門去。李本看見，急得高聲大叫：「那班虎

狠般的捕役，將凌家值錢的東西，也搶了一個空。這才押了師生二人，投奔衙門而來。

楊知州聞說兇犯捉到，立即升坐大堂，帶上原被兩告，不問情由，先將王玉卿、凌魏公二人革去生員功名；然後叫上見證張進寶問話。張進寶早已編就了一派花言巧語，說道：「小人睡在家中，親耳聽得有婦人之聲，叫喊着王玉卿，到晚在墳邊見秋菊丫頭，果然被人打死，紅褲脫在草地上，分明是因姦致死。凌魏公窩盜窩贓，幫兇是實。」

楊知州聽他供畢，即命退在一傍，問劉攀桂道：「你是苦主，快將妻子被人打死的情形，細細講來。」劉攀桂伏地痛哭道：「老爺小人的妻子，奉了夫人之命，探問姑爺王玉卿，贈銀三百兩，原是一片好意，不道王玉卿良心喪盡，定要奸辱我妻，我妻拒奸不從，大聲叫喊，登時被他打死。」楊知州道：「你的話有何爲證？」劉攀桂道：「有張進寶親聽爲證，小我不敢說謊。」楊知州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怎樣知道你妻子是因奸致死？」劉攀桂道：「老爺小人的妻子，若不是因奸致死，那紅褲怎會不穿在身上？老爺明鏡高懸，給小人的妻子伸冤。」楊知州點點頭，叫他退下。

這時立提王玉卿上堂，楊知州將驚堂一拍道：「王玉卿！你爲何見色思亂，馮秋菊拒奸不從，將他打死，從實招來，免受刑法！」王玉卿道：「生員是……」楊知州喝道：「呔！你與凌魏公結黨成羣，拐騙財帛，圖奸害命，分明是個大盜，還敢自稱生員嗎？掌嘴！」走上兩名差役，打了二十下巴掌。

王玉卿原是嬌怯怯的文弱書生，怎經得一打就是二十下巴掌，可憐打得面皮青腫，滿口鮮血，只好改口道：「小人與劉攀桂向不認識，又不曉秋菊丫頭是何模樣，強奸打死，實未知情。」楊知州怒道：「人命重大，諒你不打不招，拿下去打！」一聲未了，衆差人如狼如虎，將玉卿掀翻在地，舉起無情板子，痛打只打得王玉卿連聲叫屈！

李本見小主人橫遭不白之冤，奔上堂來，走到案邊，跪倒塵埃道：「大老爺家主打不起，小的情願代打。」楊知州怒道：「徒弟才牌上無名，速速趕他出去。」於是一陣喝打，把個王玉卿打得皮開肉綻，死而復生，極口叫喊道：「小人冤枉！」

張進寶道：「秋菊是黃老爺家丫頭，包袱銀子是夫人叫他送的，王玉卿怎好推得干淨淨？况且我睡在家裏，聽得他叫喊王玉卿殺人，難道不是他打死，到我打死的不成？」楊知州道：「王玉卿你打死了秋菊，思量推到那一個身上去？」

王玉卿道：「這件事分明是岳父黃恩陷害於我，他欺我父親身亡，家貧落薄，一心要圖賴婚姻，將我哄騙到太倉城，河船飲酒，逼寫退婚，又將我身軀細綁，拋入河心，幸得有個恩人相救，免了一死，凌先生憐我無處安身，留我在他家中暫住。黃恩知曉其情，故而平空害我師徒兩個。青天大老爺黃恩賴婚，是真人命是假的？」楊知州拍案道：「胡說！如今是審人命，不審賴婚，你還要支吾夾起來！」衆差役如鷹拿燕雀，將三根無情木夾起，麻繩收緊，毫不留情，可憐王玉卿熬刑不起，悠悠死去還魂。

楊知州問道：「你招也不招？」王玉卿道：「青天大老爺，小人不白冤枉，難招。」楊知州道：「不肯招認，重打榔頭四十。」這一頓榔頭，痛激心肺，那裏還熬得住這種極刑，只得招承罪名，說道：「是小人打死的。」楊知州道：「既願招承，鬆了夾棍。」衆差役將夾棍鬆下，王玉卿兩足疼痛異常。楊知州道：「王玉卿，你把致死秋菊的根由從實說來。」王玉卿道：「老爺這是冤枉小人的事，叫小人招出什麼來？」

楊知州吩咐帶過一邊，喚道：「凌魏公，你不該窩盜窩賊，打死馮秋菊，謀財害命，夾起來！」凌魏公見楊知州濫刑拷打，明知暗中受賄，不招徒然身受痛苦，只得冤屈認了，說道：「大老爺不消用刑，馮秋菊生得面目姣好，是我見色起意，謀了他三百兩銀子，又誘引他到墳邊，割下紅蓮，強奸不從，動火將他打死，謀財害命全是我一



入與王玉卿沒有相干。楊知州道：「王玉卿！凌魏公已經招了，你還不肯招嗎？再夾起來！」  
「三木之下，何求不得？」王玉卿暈了過去，差役趕緊用冷水噴了幾口，方才悠悠醒轉，大哭道：「熬不起了，是我王玉卿見馮秋岩貌美，希圖強姦不遂，將他打死。」楊知州吩咐鬆了夾棍，冷笑道：「王玉卿！你與凌魏公同謀的了！」玉卿道：「小人自作自受，與凌先生並不相涉。」凌魏公也道：「這件事多是我幹的，怎好株連你？」  
師生二人互相推讓，爭認罪名。楊知州又是一陣冷笑道：「分明是你二個人同謀打死的，大家都脫不了干係。」即命書供收監，象差役一聲答應，腳鐐手鐐，押着他們出衙門去了。

## 第九回 義僕探監

李本立在衙門外面，看見小主人腳鐐手鐐，像是押往收監的樣子，不禁慌了手脚，搶步上前，雙手抱住了王玉卿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大爺！你遭此飛來橫禍，備嘗苦楚，豈不叫老奴心痛如割！不知道這番冤枉，怎樣伸得？」玉卿流淚道：「這也是命該如此，你快些去罷。」當下師生二人押入監內，李本也想隨人，禁子不許。一衆閒人看了，也覺傷感，都說這兩位斯文相公，不像謀財害命的兇徒，其中必有冤屈！

李本就在監門外邊過了一夜，到了天明，要想進監探望小主人，心中思量道：「我身上並無財物，凌相公家中的值錢東西，又被捕役搶光，怎生設法與大爺充饑才好？」左思右想，除了在街坊上做乞丐，求化，竟一無善策。於是走到大街之上，含了一泡眼淚，高聲叫罵道：「人面獸心的黃恩，昧盡了天良，平空陷害我小主人，冤沉獄底，求一求諸位老爺相公們！救人第一，要救難中人！我家王玉卿大爺，受人冤枉……再求一求諸位掌櫃店主們！我家大爺在監中忍飢挨餓，雪中送炭，真君子，勝如南海去修行啊……又求一求夫人小姐們！廚中有冷飯，路上有饑人……！」

這時太倉城中的百姓，人人傷感，個個稱冤，沒有一個不知道黃吏部圖賴婚姻，哄女婿王玉卿河船飲酒，逼寫退婚書，全身細綁，拋下河心，一計不成，又將人命陷害於他，私下用銀子買囑楊文濫刑拷打，師生受刑不過，屈打成招，因此大家無不歎息。今見李本街坊行乞，憐其忠義，頓發惻隱之心，也有十文錢的，也有五文錢的，不多一回，湊成了三百餘文。

李本喜之不盡，到監門前酒店裏，借了一只酒罐，兩只碗，買了飯菜，拿到監門口，叫聲道：「我要看王大爺的，快開門放我進去！」那禁子看了他一眼道：「誰是王大爺？」李本道：「就是王玉卿大爺。」禁子道：「你要看王玉卿嗎？拿出例來。」李本道：「不會帶得。」禁子冷冷說道：「不會帶得，你就等着罷！」說着竟自回身走去了。

可憐李本立得脚跟酸痛，進不得監，心中想道：「家貧人不敬，衣破狗來欺，連禁子也不把我放在眼裏了。」然而沒法，只得哀求禁子做一次人情。禁子翻着眼道：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做不得許多人情！」李本沒奈何，脫下身上布直裰，遞給他道：「禁長哥，有一件衣服在此奉送，相煩開一開！」禁子道：「也罷，與人方便，即是自己方便，放你進來罷！」於是將門略開了一些。

李本挨身走入監門，見大爺哀哀啼哭，身子倚在牆角邊，腳鐐手鐐，動彈不得，連忙上前跪下道：「大爺受盡冤枉的苦了，老奴今日在街上討得了幾文錢，備些酒飯，與大爺凌相公充饑。」玉卿道：「老蒼頭叫我那裏吃得下？」李本道：「大爺多吃一些。」

玉卿勉強飲了半盞酒，吃了幾口飯，流淚道：「可恨黃思這老賊，暗施毒計，平空假借人命，害我二十下巴掌，兩番夾棍，如此極刑，怎能忍受？沒法招認其罪，進監之後，禁子又把我押在押床上，周身麻木，離死不遠了。」李本輕輕將他衣服解開看時，果然皮肉內綻，鮮血糊塗，不覺心疼異常，忙在自己的衣服上撕下一塊布，抹去了。

面上血跡，又將衣內棉絮拆出，包在兩腿之上。

玉卿哭道：「想我離家三月，受盡了這般苦楚，不知家中母親妹妹怎生的記掛着我？如今認罪監中，料想殘生活不成了！」幸本勸道：「大爺不要苦壞了，自有逢兇化吉的一日，待大爺將息好了，老奴上督撫衙門去告狀，與大爺伸冤理枉，我到凌相公那邊去了再來。」

且說黃恩賄通了楊知州，誣陷女塔王玉卿，以遂賴婚本意；尤恐楊知州不肯盡力，放心不下，差家人前往打聽。少頃家人回來，此長彼短，說了一遍。黃吏部聽說王玉卿已招認了殺人罪，畫供收監，好不快活！

陳豹一旁聽得明白，故意轉身出外，悄悄走到裏邊，將情告訴了陳乳娘。陳乳娘嚇了一跳，慌忙稟明夫人。黃夫人一聽，宛如一杓冷水，兜頭澆下，驚得面如土色，咬牙恨道：「老身正在納悶，為何秋菊一去不歸，誰曉已被人打死了，哎呀！天啊！謀了花銀，也就罷了，不該謀害他的一條性命！如今事情湊巧，又移累到王公子身上，你這天殺的老糊塗，王玉卿與你什麼冤家，定要苦苦害他，還有那不相干的凌先生，被你也株連在內，看你做了這等虧心事，皇天有眼，逃不了報應的！」黃夫人這樣嘮叨的罵着。

金鳳小姐在旁只是流淚，自怨命薄。黃夫人道：「兒啊！你且寬心，我明日叫人到監中去，請醫生看治姑爺，還要與你爹爹拚命哩！」可憐金鳳小姐在枕邊啼哭，一夜不曾合眼。

到了來朝，黃夫人如何放心得下？尋思：「不知是誰打死了秋菊丫頭，連累女塔冤蒙不白，身禁囹圄。」遂謂陳乳娘道：「姑爺在獄中受苦，我要送些使費去，那個去穩當些？」陳乳娘道：「我去如何？」黃夫人道：「你去甚好，只是你路經不熟。」陳乳娘道：「不妨的。」黃夫人道：「我叫春桃喚你丈夫到來同去罷。」當下打發春桃前去。不一刻，謝敬春趕到。黃夫人囑咐了一番言語，封了一百兩，送往監中。王姑爺使用敬春接了銀子，悄悄然同了他的妻子，出後圍門去了。

再說李本送飯給凌相公吃，說不盡許多苦楚，那禁子生了氣，上前催促道：「你這老頭兒，活了一大把年紀，一些世事也不懂，這裏什麼所在，哭哭啼啼了半天？到了這兒來，又只管嘮嘮叨叨，快快出去！」李本道：「禁長哥！我大爺是官家子弟，凌相公是洪門秀士，凡事要求方便方便！」禁子鼻孔中哼了一聲道：「好一個官家子弟，進了監門，咱們的孝敬也沒有，只怕還要受一些兒苦哩！」李本跪下哀求道：「衆位禁長哥！我家大爺是冤枉的，總有一日超雪，務乞方便！」禁子是不見錢，不開眼的一聲聲道：「我們不知道什麼方便，快走快走！」邊說邊將李本亂推。

恰好敬春夫婦來到監門跟前，喚道：「裏面有人麼？」禁子在裏邊伸頭一望，見是敬春，滿面添花道：「謝伯伯！你等一等，我來了！」說着將監門開了。敬春走進問道：「揚州王大爺在那裏？」禁子改口道：「你問王玉卿大爺嗎？現在裏邊。」敬春夫婦隨了禁子抄到後面，只見李本被幾個禁子拖拖扯扯，像似要趕出去的樣子。忙道：「這是李伯伯，你們爲何這般簡慢他？」李本道：「謝伯伯有所不知，因我家大爺進監沒有使用，要趕我出去。」敬春道：「衆位使用有在此了。」衆禁子聽說有錢到手，忙不迭放了李本。

於是敬春每人給了二兩銀子，衆禁子無不歡天喜地，忙着收拾了一間潔淨監房，將玉卿魏公鑲鑄鬆去，隨意走動，而且百般的奉承。可見「有錢使得鬼推磨」和方才的待遇，不啻天淵之隔。

少選獄官走得進來，招呼敬春。敬春送了他五兩銀子，獄官謙讓了一回，方始收下拱手而去。敬春謂李本道：「李伯伯！這裏有花銀十兩，你放在身旁作零用罷！」李本老實收了。敬春即差禁子出外請醫看治。玉卿魏公捧酒。

當下陳乳娘道：「姑爺夫人小姐因掛念着你，叫我前來寬慰的，可憐我家小姐十分烈性，昨夜整整哭到天明，不曾住口。」玉卿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苦壞了小姐了！」陳乳娘又道：「多是歹人不好，前日夫人准備了三百兩

銀子，小姐寫了一封書信，打發秋菊，丫頭送到凌先生家裏，好讓姑爺雇舟返鄉。誰知秋菊若錯走路徑，遇了歹人，謀財害命。我家老爺得悉其事，有意移花接木，害了姑爺，不算，還連累了凌先生，因此上夫人惱恨非常，定要與老爺拚命，即日代姑爺出罪，勸姑爺不必煩惱！」

玉卿聽了，肝腸寸裂，大哭道：「請你回去致謝夫人小姐，獄中人，不須記掛，倘若負屈身死，不可誤了小姐終身。早早另選良姻！」陳乳娘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姑爺何出此言？時候不早，我要回去了，免得夫人小姐懸望。我家丈夫自然常來探望姑爺。」徽春也道：「這也是姑爺一時災晦，請勿悲傷，這裏使用尚有六十餘兩，姑爺收下了。」凌魏公道：「謝伯伯，煩你拜上夫人，說我凌魏公今生不能補報，只好待來生結草啣環，報答大恩的了。」李本道：「老奴也去了，明日再來探望大爺。」五人苦住心頭，不忍分別。

書中却要交代兩個赤膽忠心的仗義人，一個就是杜子卿，一個就是項吾美。二人開得凌魏公師生，被人陷害，身繫縲紲，心中大為不平。杜子卿道：「魏公素守本分，王兄也是莘莘學子，怎肯作此犯法違條之事？」項君美道：「我看此事，必有人陷害他們，貪官受了賄賂，以致屈打成招。」杜子卿道：「這還了得！如果師生二人確是冤屈，那貪官太把我們斯文看輕了。」項君美道：「我們何不寫下傳單，傳集三學生員，文宣殿哭聖，明倫堂會議公呈，要求開釋二人之罪，如若知州不准，到上司去告這賊官。」杜子卿連聲稱好。

立刻買了幾張紙來，用刀裁成一方一方的，各人據案坐定，寫起傳單來。那傳單上寫的是：

「魏公，邑中飽學士也，與其徒王玉卿安分守己，閉戶讀書，今忽被人誣害，州官不加詳察，濫用極刑，以致屈招認罪，禁錮囹圄。吾儕同學，理宜代為呼籲，反冤獄，爰定明日清晨，文宣殿哭聖，明倫堂會議公呈，務希撥冗早降，如有推諉不到者，萬世為龜。」

杜子卿 項君美 敬啓

傳單寫就，杜子卿道：「須要雇兩個人，一個遞送傳單，一個鳴鑼叫喊才好。」項君美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挑水夫

王小二、張老三，這兩個很能幹；我去雇他來，當這件差使罷！」說着走到外面，尋着了王小二、張老三，每人給了六十個大錢，叫他們遞送傳單。王小二、張老三沒口子答應。

項君美又到城隍廟裏借了一面高脚牌，上面畫了一隻大烏龜，叫王小二遞送傳單，叫張老三搨了牌，拿了小鐸，自家與杜子卿隨在後面，督着他一頭分送，一頭叫喊道：「公是公，非抱不到，明倫堂上寫公呈，如有一人不到者，萬世烏龜做不清……！」城裏城外走了一個遍，到晚方始回家歇息。

到了明晨，三學文武秀才陸續多到孔廟裏來，挨挨擠擠，十分熱鬧。其時却有兩個生員，在廟前相遇，彼此作了一揖。甲道：「老弟台久會了，一向設帳何處？」乙道：「不瞞仁兄說，小弟已憤而辭館了。」甲道：「老弟台爲了何事，這般發憤？」乙道：「有一天，東家娘娘燒了一碗豆，又香又鬆，小弟一時貪嘴，多吃了幾顆，忽覺腹脹欲裂，撫摩久之，有氣奪聲道而出，其聲甚長，其音甚怪，誰知不肯門生，失聲而笑。小弟大憤，取戒尺擊其額曰：你笑我做什麼？罰你明天將屁股捉來，門生號哭而去。」

甲笑道：「老弟台，這是笑話了，屁股乃五穀之氣，焉能捉？」乙道：「那門生哭到裏邊，向東家娘娘哭訴情由，東家娘娘却也狡猾，安慰門生睡覺，天亮起來，把一個紙包交給門生，又教了幾句話，送進學堂。小弟就問他屁股捉到了沒有？門生侃侃回答說：屁股沒有捉到，只捉到了一個屁祖宗。說着把紙包拿給小弟，解開一看，却是一極狗屎。因此小弟憤無可過，連夜辭館，不再做這冷板凳的生涯了。」甲道：「那東家娘娘未免侮辱斯文太甚，無怪老弟台三尸神暴跳也！」

正在這個當兒，老老少少的生員陸續到來，約有二三百人。杜子卿、項君美二人就把凌魏公、王玉卿的冤枉事情說了一個詳細。衆生員聽了，無不忿然不平，一齊走到文宣殿上，分班跪下，大哭道：「文宣聖人在上，大道衰微，斯文既沒，吾輩傷心甚矣！」哭了一回，復到明倫堂上，將公呈會議妥當，像一窩蜂也似的，趕到衙前而來。

第十回 哭聖鬧衙

杜項二人率領衆生員趕到州衙門首，恰值楊知州早堂未退，一齊跪落塵埃，把公呈遞上道：「生員等叩求老父師，扶持聖教，超豁無辜，凌魏公王玉卿二人，實是閉戶讀書，守分的生員，黃老先生將他們屈陷人命，處以極刑，斯文掃地，綱常大變，要求老父師開釋。」楊知州接過公呈，約略看了一遍，登時翻轉面皮，喝道：「凌魏公王玉卿確是謀財強奸殺人的兇手，有什麼冤枉？」說着，就將公呈扯得粉碎，擲地片片作蝴蝶舞。

當下楊知州怒容滿面，立起身來，正待退堂入內，惱了杜子卿項君美二人，走上一步，伸手拉住楊知州的鬚鬚說道：「好好的求你，偏你不近人情，可恨已極！我且問你，究竟得了多少賊銀，把兩個無罪的生員濫刑拷打，逼招口供？」這一問，不打緊，一衆生員動了公憤，大家吶一聲喊，你一拳，我一腳，把楊知州一頓痛打，有許多生員打不到賊官的，拋去了硃匣筆硯，推翻了公案交椅，稍洩胸頭之氣，仍立在一旁助威，口中嚷道：「不要放鬆，這個貪賊官，情願打死了大家領命！」

這時楊知州早已鼻青腫，袍破帽歪，見衆生員不肯干休，又見衙役們逃得無影無蹤，連忙抱住了腦袋，說道：「你們住手，容我老實說。」杜子卿道：「不許有半句支吾，快說。」楊知州道：「本州受了五百兩賊銀，枉法欺公，實是不該，強奸打死也是假的，無非黃恩借端誣害他們。」杜子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快快把二人開釋送回家去。」楊知州連聲應是。

杜子卿恐他翻悔，又逼着他親筆把方才的說話，寫了一張字據，下面要他蓋印爲憑。楊知州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有了楊文具名的字據，不用蓋印。」杜項二人不依，扯住了他的手，打了印信，這才放手。楊知州滿臉羞慚，一溜烟逃入私衙，衆生員無不拍手稱快。

項君美道：「如今有了問官的把柄，不怕他不開釋二人之罪。我們再到黃恩門首去守候。這老烏龜出來，讓他也知道我們三學生員的利害。」衆生員同聲贊成。杜子卿道：「列位仁兄，這頭老烏龜日間不敢出來的，我們晚上去守他，好在他必要到楊文那裏說話。此時輪班回去，用了夜飯，仍到明倫堂上會齊便了。」衆人俱說有理。

月出東升，衆生員又陸續到明倫堂集合。杜項二人道：「衆位仁兄，須要分頭把守，守着這老烏龜，放流星月炮馬號，大家會齊了動手打他。」衆生員同聲答應，各自分頭而去，埋伏在街坊小巷之中，等候黃恩出來。守到黃昏過後，遠遠有一乘轎子過來，四名家人各執黃府燈籠，前後擁護。杜子卿一眼瞧見，立即放起流星火炮，一哄上前，扯住轎子，破口大罵道：「老烏龜往那裏去？有話要講！」

黃恩正閉着眼睛在轎裏養神，聽得有人罵他老烏龜，連忙睜眼看時，只見四面八方俱是三學生員，將轎子團團圍住，喝道：「你們在此做什麼？阻住老夫的去路？」話猶未畢，惱了一衆生員，逼着轎夫將轎停下。杜子卿不問情由，伸手到轎裏，拖出黃恩，一陣腳踏手打，打得黃恩叫苦連天，再三哀告。

杜子卿劈面唾了一口道：「老烏龜，凌魏公王玉卿二人與你什麼冤仇，你要買噏了賊官，把他們陷害？」說着隨手一下耳刮子。黃恩哀懇道：「衆位仁兄，涵養些，果然是學生不好，求你們饒恕了學生罷。」項君美道：「只要把凌魏公王玉卿出罪，我們就饒你這頓打。」黃恩道：「這個不消說得，自然出他二人的罪。」衆生員道：「我們這一頓拳脚，已足夠受用，要是再打他的龜背，也要打碎了，放他一條生路罷。」

內中有一個秀才，平日最恨黃恩勢利，說道：「且慢放走，把些狗屎與他嘗嘗，讓他日後明白些。」黃恩忙道：「這個使不得的。」衆生員那裏肯依，就將路旁的一堆狗屎，向黃恩嘴裏一抹。此時黃恩懼怕衆人毒打，只得勉強含在口中。那秀才道：「快快咽了下去，放你歸洞，饒你打。」黃恩沒法，也顧不得骯髒，一口吞下，狼狽逃走。



文武生員出了這口氣，個個吐氣揚眉，賞心樂意，莫不喜洋洋的回去；只有黃吏部吃了這一場苦頭，回到家來，立刻寫了一封書信，送與楊知州，信上無非說三學生員藐視國法，務乞申詳司院衙門，從嚴究辦。楊文接了此信，本來痛恨這班生員，無處發洩，於今有了黃吏部出首，猶如得了靠山，捏造了許多事實，備文申詳。詳文到蘇州都堂衙門，蔡都堂看了，喫驚非小，立即頒了一道硃諭，打發差官，前往太倉，追取三學冊籍，調查姓名。太倉教官得悉其事，嚇得驚惶失措，傳集生員詢問，衆生員面面相覷，說不出話來。杜項二人挺身說道：「衆位不必驚慌，這件事多是我二人爲首，有所說一身做事一身當，與衆位不相干涉，待我們自行投到便了。」衆生員見二人臨事毫不畏縮，肅然起敬，各送了盤川，二人打點行裝，連夜動身，趕到蘇州府投案，蔡都堂辦了二人亂民之罪。

黃吏部聞了消息，心中大喜，忙請楊知州到府商議道：「老公祖吃這次大虧，多爲凌魏公王玉卿起的，何不把二人解到都堂那邊，待弟拿了二千兩銀子，送與蔡年兄，將他們四人一併處死，豈不痛快！」楊知州惟命是聽，說使得。

二人商議停當，楊文起身告辭，轉返衙門，升坐公案，就到監中提取凌魏公王玉卿，固封刑具，點了解差，立即起解押往蘇州。一面黃恩也收拾了銀子，下了快船，到蘇州去了。

陳豹忙將此事，一一對黃夫人說了。黃夫人聽說，心下煩躁道：「不情的老賊！你何苦要連累好人這樣的！不肯罷休！」金鳳小姐此刻好不苦楚，腮邊掛着兩行淚道：「母親爹爹如此忍心，看來王郎的性命活不成了！」黃夫人一陣傷心，無言回答。

這時苦壞了金鳳小姐，哭得淚人兒一般，沒精打彩回房，倒在床上，只是哀哀啼哭，左思右想，除了死的一條路，最沒有第二條的路了。於是住了哭聲，雙膝跪下，望空拜謝了母親養育之恩，看看東方已透着白色，悄悄穿

了一件父親的衣服，走出後門。

可憐他高一步，低一步，走到南門外，立在城河邊，止不住悲從中來，失聲哭道：「苦呀！這裏是你黃金鳳喪身的所在了！奴家千不怨，萬不怨，只怨爹爹背信悖理，刻毒害人，致有今日之苦。望母親恕女孩兒不孝，今生不能侍奉你，到來世圖報罷！」又哭道：「王郎！你爲了奴家受盡鞭笞，這都是奴家害了你，如今奴家先到鬼門關上等你訴苦了！」

金鳳小姐悲悲切切的哭聲，却驚動了一位修行念佛的夫人。原來是無錫華閣老家太夫人，南海燒香回來，停船在此過夜。華老夫人正在梳洗，耳畔忽聞岸上有人啼哭，仔細一聽，好像女子聲音，忙叫丫環去看。丫環走上岸去，看見金鳳小姐正要赴水自盡。

慌得丫環三脚兩步趕過去，雙手抱住道：「有苦好說，不要短見！」金鳳小姐只是哭，丫環將他扶到船中。金鳳小姐見艙內坐着一位雍容華貴的老夫人，手裏拿着一串菩提珠，默默念佛，連忙脫去男衣，深深拜見。華太夫人道：「我看你不像小家模樣，爲何要投河自盡起來？」金鳳小姐紛紛流淚，將始末根由訴說了一番。華太夫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到是一位千金小姐，如此烈性，令人可敬。老身今收你做螟蛉之女，同我却紫竹菴中住下，待我差人打聽蘇州消息如何？」金鳳小姐這才轉憂爲喜，跪下拜認寄母，跟隨華太夫人往無錫去了。

次日黃府中不見了金鳳小姐，黃夫人駭得魂不附體，飭人四處尋訪，少頃陳乳娘在南門外，拾得一隻大紅綉鞋回來。黃夫人看見，只哭得死去活來，說道：「一定投河自盡了，沒良心的考賊啊！你害了別人不算，連累你大女兒命赴黃泉，把我的一顆心也剜掉了。乳娘！你去吩咐陳豹，與大小姐招魂立座，擺在大廳左首，請幾個和尚追薦超度，待老賊回來，與他拚命。」陳乳娘一一答應，表過不提。

再說太倉解差押了兩名犯人，已到蘇州，帶在都堂衙門前伺候發落。只聽得裏邊傳點吹打，放了三炮，頭門

大開解差押進凌魏公、王玉卿二人，呈上文書，蔡都堂看畢，批了回示，命將二犯手梏腳鐐除下，每名打三十下，迎風大板，然後收監。

正在吆喝之際，家人上前稟道：「啓大老爺，太倉黃老爺拜望。」蔡都堂吩咐有請，黃吏部走進宅門，蔡都堂早立在滴水簷前迎接，讓到廳上，謙遜坐定。蔡都堂道：「不知大人到來，有何見諭？」黃吏部道：「特來拜望年兄，非爲別事，只因前日太倉兩個亂民，與今日兩個命犯，求年兄即日達部處決。」說着，家人便把禮物呈上，吏部又道：「茂茂薄物，略表寸心。」蔡都堂心中大喜道：「依律公斷便了，盛情斷不敢領。」黃吏部告辭而去。且說王玉卿師徒二人，押入府監，與杜子卿、項君美會面。玉卿大慟道：「三位先生，都是爲了晚生遇害，可恨這黃恩老賊，我死不足惜，連累三位先生，於心何忍？」凌杜項三人同道：「你說那裏話來！大丈夫視死如歸，四人同錮一監，到也有說有講，並不寂寞。」

忽忽之間，已是臘月中旬，這日李本到來探望，玉卿道：「蒼頭！我與你離家半載，一無音信，不知母親與妹妹怎樣記掛着我？如今官府封印了，你回家去望望夫人。」李本道：「去是要去的，只是老奴丟不下大爺。」玉卿道：「不妨，今有杜項二位相公在此，他平日交遊廣闊，常有朋友前來探望，我也可以藉此消遣，况封印期內，決無他故，你儘管回去，若然夫人小姐問起來，只說在黃家讀書，十分照顧，斷不可說這裏的事情。」李本道：「老奴回去不說的，可是大爺在此，千萬不要心焦，老奴到南京都院衙門告了狀，就要來的。」玉卿點頭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不必耽擱，趁早動身。」當下李本別了小主人，又別了凌杜項三位相公，動身不表。

花開一朵，話分兩頭，先說裴氏夫人自兒子玉卿離家之後，時刻想念。那一天母女二人，正在閒話，裴氏夫人道：「只爲你爹爹死得太早，使你哥哥離鄉背井，不能在膝前承歡，叫爲娘最痛心的。」秀英小姐含悲言道：「但不知他的岳丈看待他怎樣爲甚？一去沒有音信，李本也不回來。」說時，撲簌簌的掉淚不已。

裴氏夫人道：「我兒不必悲傷，為娘有一個奇夢告訴你。」秀英道：「不知母親作的什麼夢？」裴氏夫人道：「昨夜夢見你爹爹紗帽紅袍，抱着我放聲大哭了一場，對為娘說：一時不察，誤對姻親，如今苦了玉卿孩兒，含冤不自，被禁監中，不知仗誰相救，理為娘聽了一驚而醒，我想此夢，乃是你爹爹前來托兆，一定凶多吉少。」

秀英小姐也道：「女孩兒昨夜也得一夢，却與母親哥哥同在船中，忽然一陣狂風，船翻落水，來了一條金龍，大家乘龍而渡，不知此夢主何凶吉，有甚災難臨身？」李婆站在一旁說道：「夫人小姐，今日是臘月初八，釋迦牟尼佛成道之日，前有寶華菴中菩薩，最是有靈有感，小姐何不去燒香，求菩薩保佑保佑？」裴氏夫人點頭道：「倒也使得。」

## 第十一回 菴堂定親

裴氏夫人聽說寶華菴菩薩最為靈驗，正中下懷，就將一百銅錢，叫李婆去買香燭，又封了一封香敬，藏在身邊。母女二人隨身素服，李婆拿了香燭，出得門來，好在並不多路，到了菴內，焚香點燭，母女深深虔誠膜拜。菴中住持十分恭敬，伺候夫人小姐拜畢，留到客堂陪茶，又領了夫人小姐各處隨喜。

恰好走到香積廚中，迎面又遇見了一位夫人，住持道：「這位是龍夫人，這位是王夫人。」二位夫人初見，殷勤行禮，秀英上前拜見。龍夫人見小姐素妝淡抹，出落得花容月貌，越看越愛，笑容可掬的問道：「這位可是令愛千金？」王夫人答道：「正是小女。」說時，龍夫人喚過公子，與王夫人作揖。王夫人見龍公子長得脣紅齒白，一表人才，也是歡喜得了不得，問道：「這位是令郎麼？」龍夫人道：「正是小兒龍夢錦。」當下龍公子又與小姐相見，只羞得小姐臉泛桃霞，低頭坐下。龍夫人道：「令愛貴庚多少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今年十六歲了。」龍夫人道：「可曾受過茶否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年幼尚未。」

這時住持走來，邀到客堂待齋。王夫人必要辭去。龍夫人將手挽住道：「這裏是舍下家菴，我也是主人，一定留此敘敘。」王夫人推辭不獲，只得坐下。那公子龍夢錦立在紙窗外，不時張望，暗暗稱讚道：「我眼中不會見這樣齊整貌美的小姐，不知與他有否姻緣之分？」鮑青了一回，拉了乳娘到佛廚背後，輕輕說道：「你去悄悄對夫人說，求了王小姐庚帖，別再當面錯過。」

乳娘笑着答應了他，走到客堂中，故意對夫人道：「夫人！我看王家小姐和我家公子年貌相當，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璧人，何不與王夫人面求庚帖，聯其親事？」龍夫人含笑，道：「我早有此意，不曉王夫人意下怎樣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家道清貧，不敢仰攀。」龍夫人道：「說那裏話來！」住持道：「兩家一般名門大族，况公子小姐年貌相當，王夫人也不必推辭，我去拿大紅全帖來。」王夫人想着了女兒夜夢乘龍，故而一口應允，就把年庚寫好，交與龍夫人觀看。龍夫人接過來一看，見是「庚午九月十六日子時生」，心中喜悅非常，與王夫人閒談了一回，這纔各自回去。

龍夫人是坐船來的，回到船裏，向公子言道：「此事須要寫信到京，通知你爹爹才好。」夢錦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爹爹又要作梗的。」乳娘道：「夫人作主也是一樣的，何必告訴老爺？」龍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媒人請那一個呢？」夢錦道：「這到一件難事！」船家道：「公子小的聽說汪秋澗朝奉與王老爺一向交好，何不就央煩了他？」夢錦大喜道：「今晚就去通知他作伐便了。」於是開船返家。

到了次日，相請汪秋澗到府，敘過寒暄。夢錦道：「相請你汪先生到來，非為別事，煩往王家說親。」汪秋澗滿口應承。夢錦吩咐擺下筵席，款待冰人。酒過三巡，夢錦道：「明日就要行聘的。」汪秋澗道：「公子不可性急，不知王夫人肯不肯允哩？」夢錦道：「一定肯允的。」汪秋澗道：「但不知用些甚麼聘禮？」

夢錦不加思索，隨口說道：「聘金二千兩，禮金一千兩，彩緞一百疋，釵環首飾，猪羊果品二百盒，白鵝九隻，另

備大船，樂人吹打，入對男女家人送去便了。」汪秋澗道：「若是王老先生在日，不消說起，應當豐厚；如今王夫人住在墳堂屋內，玉卿公子又遠出在外，拿了這許多禮物去，反使王夫人難於料理，須要知己才是。」這時龍夫人立在屏後，也道：「我兒汪先生言之有理，不必如此誇張。」夢錦連聲應諾。

來朝汪秋澗坐船到白楊村，停在墳河口。李婆忙來通報道：「夫人汪朝奉坐了船到河頭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今日他到來，必定有甚說話，大爺又不在家，待我自去見他罷。」

王夫人出房，恰好汪秋澗自外走入，就在中堂相見，分賓坐定，秋澗連說恭喜。王夫人道：「夫亡子幼，苦守墳堂，屢叨朝奉周濟，有何喜事？」汪秋澗道：「昨晚龍公子特央晚生與令愛作伐，今日到來送聘的。」說着，龍府家人送上各色禮物，釵環首飾，以及聘金禮金各千兩，琳琅滿目，美不勝收。

汪秋澗道：「龍公子原要格外豐盛，是我晚生說的，須要知己，夫人休得見罪。」王夫人喜得笑逐顏開，因李本跟隨大爺出外，就叫管家馬二買辦酒肴，秋澗連忙止住道：「彼此相知，儘可不必費心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老身從命了。」於是王夫人端正花紅等使，叫小姐寫了謝帖，放在盤內。

王夫人道：「汪朝奉舍下家貧如洗，無甚回聘，拜煩多多致意，龍家親母，幸勿見罪。」汪秋澗道：「晚生早已說過的，就是龍夫人也極體諒的。」一頓說話，一頓看見盤裏謝帖等項，堅執不領，只取了謝帖，告辭下船。

秀英小姐的姻緣，在無意中成就。王夫人自是萬分快活，只是玉卿離家半載，音信全無，不得終朝盼望。這一日已是大除夕，仍不見玉卿回來。王夫人悵然不樂道：「你家哥哥一去不歸，其中必有緣故，我想新年中叫馬二到太倉去探望他。」

正說着，李本打從外面走來，夫人小姐見了，忙問大爺可好。李本跪倒在地，放聲大哭道：「不要說起，老爺在日之言，多應驗了。」遂從冒名進學說起，直說到現在蘇州都堂監內爲止，詳詳細細述了一遍。母女二人聽了，

只驚得魂飛魄散，夫人險些兒暈絕過去。

李本道：「夫人小姐！徒自悲傷無益，待老奴趕到南京去，都院衙門告他血狀，代大爺伸冤。」王夫人這時沒了主意，頻揮老淚，說不出話來。秀英小姐道：「母親哥哥被人陷害，應該女孩兒前去伸冤才是！」

好個秀英小姐，多才能幹，要到蘇州告狀，就定歲朝初一動身，在父親靈前拜別道：「望爹爹在幽冥之中，保佑女兒此去，相救哥哥回來一家團聚。」拜畢抽身，吩咐馬二夫婦小心伏侍夫人。王夫人心下十分淒切，再四叮嚀道：「凡事須要斟酌，見機而作。」回頭又對李本道：「你夫妻隨了小姐去，千定當心，不可疏忽！」李本道：「請夫人在家保重，老奴自當格外小心。」這纔小姐叩別母親下船。

一路順風相送，到了蘇州，舍舟上岸。秀英小姐全身穿着布服，李本在前領路，李婆扶了小姐，一路走來，相近玄妙觀，見有一家門前懸着一盞紅燈，上寫「戒子卿招商店」六字。李本道：「小姐這裏是一家旅店，待老奴先去問他一聲。」秀英小姐也覺得多走了一些路，有些力乏了。

李本走上前去，問道：「店家有麼？」小二道：「店家出去了。」李本道：「有一位小姐，要住在此間作寓，可有潔淨內房沒有？」小二道：「我不曉得有沒有！」裏邊店主婦聽說有一位小姐，連忙出接道：「小姐為何這般打扮？府上尊姓貴鄉何處？」李婆道：「我小姐姓王，住在揚州，先老爺曾爲山東察院，因我家玉卿公子被太倉黃吏部賴婚陷害，特來都堂衙門告狀的。」店主婦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內房請坐。」

少頃，戒子卿事畢回來，見小二靠在牆角邊打盹，輕輕走將過去，照準額頭一下暴栗，問道：「今天有沒有客商到來借宿？」小二捧着頭答道：「男的沒有，只有一位女客。」戒子卿道：「你要當心伺候，如果叫你買東西，千定不許揩油，倘然被我查出，立刻趕你滾蛋。」小二沒口子的答應。

爲什麼戒子卿要叮囑這番話，因爲小二最爲揩油，不拘叫他買一樣東西，他總要揩一點油，方才稱心。有一

次戚子卿要試試他的揩油本領，打發他去買二個湯糰來吃。湯糰是糯米粉做的，白糖的餡子在裏面，憑你本領巧妙，無法揩油的了。

那曉小二念頭促狹，拿了碗去買湯糰，心想：『今朝相公有意難我，分明不讓我小二揩油，哈哈，不是我小二吹牛，有油偏要揩，無揩不成油，揩得我相公五體投地的佩服我，才算是戚子卿家的小二哩！』

他一頭走在路上一頭挖空心思的想，竟被他想出一條揩油的念頭來。事有湊巧，街邊停着一擔稻草，在那裏叫賣，他就走過去，抽了一根稻草，剝光了剩個柴心，中間空的，兩頭通氣，預備好了，然後走到鋪裏，買了兩個湯糰，將柴心插入湯糰裏面，輕輕一吸，湯糰裏的糖液，早吸得干干淨淨，吃了一個不算，再吸第二個。

可是湯糰去了糖液，糰得不成樣了，如果拿回去，顯而易見揩過油的了，他仍將柴心插入，用勁兒一吹，兩個湯糰的外殼，依舊恢復了原狀，拿到店裏道：『相公，湯糰買來了！』戚子卿一看並無破綻，拿筷子夾着就吃，誰知湯糰一夾，登時走氣仔細一看，有皮無餡，說道：『你買的什麼湯糰！』小二扮着鬼臉說道：『這就是空心湯糰呀！』戚子卿明知他偷吃了餡子，又氣又笑。

閒話少說，當下戚子卿來到裏邊，見了王秀英小姐，動問始末根由。秀英小姐一長一短說了一遍。戚子卿道：『原來小姐到來告狀的，只是此時官司尚未開印，怎生是好！』秀英小姐一聽，腮邊掛淚道：『倘然靜待一天，我哥哥在監中受苦一天！』

戚子卿想了一想道：『小姐既這樣性急，好在新歲中都堂必然出外拜客，小姐端正了狀詞，躲在玄妙觀內，攔輿告狀，只是這些巡風轎夫，多要他們幫襯，暗中先去使用才好！』李本道：『不差，不差，有了使用，免叫小姐受着虛驚，可惜我衙門上不相熟！』戚子卿拍着胸脯道：『在我身上，前去安排便了！』秀英小姐大喜道：『這裏有三十兩銀子，請店家拿去使用。』戚子卿道：『晚生立刻前去。』說着喚妻子置備夜膳。



戚子卿平日對於衙門中人非常熟悉，小姐請他去安排，自然駕輕就熟，一共用去了二十兩銀子，餘下十兩，中鮑私囊，等到回來，差不多二更光景了，伸手在門上叩了幾下，小二已經睡熟，沒有聽見，子卿又叩了一回，小二方纔醒來，聽見相公回來，連忙直跳的跳起來，朦朧中不曾辨方向，喊道：「不好了！誰在床前砌了一垛牆了？」

子卿在門外道：「你弄錯了，摸到床後去了！」小二掉轉身體一摸，果然對的，說道：「相公！我要同你商量一件事！」子卿道：「開了門商量不遲！」小二道：「因為我一隻腳穿着襪，一隻腳赤着腳，還是穿襪的赤腳，還是赤脚的穿襪？」子卿道：「穿的由他穿襪，赤着的讓他赤腳，快快開門！」

小二咕噥着道：「我就依你相公。」走下床來，又嚷道：「不好了！我的鞋子給賊偷去了！」子卿道：「門不開，戶不開，有誰偷你鞋子定在床下？」小二在黑暗裏摸來摸去，祇摸到了一隻，說道：「相公！床下只有一隻，還有一隻鞋子，一定是獨腳賊偷得去的。」子卿耐着氣道：「只怕你壓在夜壺底下，所以尋不到了！」

小二聽了，用手一摸，真的鞋子壓在夜壺底下，心裏着了惱，用力一拖，那曉得夜壺打翻，別別發出一陣響來。小二怒道：「你自家跌了觔斗，開口罵人，正是不懂理性的東西！」拿起夜壺，照准外面一拋，不偏不倚，拋在水缸裏，只聽「勿勿勿」沉下水去。小二笑道：「臭貨！你早些討了饒，我也不叫你洗淨了！」說着，在一個鬘裏取出燈來，慢吞吞出來開門。

## 第十二回 瀝血告狀

到了次日，天方微明，秀英小姐抽身起來，叫李本去買了狀紙，獨自坐在內房中，咬破了指頭，將狀詞寫好，其文云：

爲凌孤逼寡，倚勢賴婚一案，小婦人王氏，先父王桂林，揚州府江都縣人，陞授山東巡按，起程之日，道出瓜州，聞適吏部黃恩致仕歸家，舟楫相遇，兩下水手爭釐，打成一團，我們水手受傷甚衆，黃吏部目睹情形，心不自安，恐先父進京面君，不得已將長女許配胞兄玉卿，卽以雙金錠爲聘，不料先父故後，黃恩頓起賴婚之念，遣陳豹迎接胞兄，往彼處讀書，其實不利於吾兄，幸虧黃夫人賢德有方，暗將吾兄安身在龍王廟後，延師凌魏公誦讀，以求上進，詎事機不密，走漏消息，黃吏部卽哄騙吾兄河船中飲酒，酒後黃吏部翻轉面皮，將吾兄打罵，寫休書手印，又將吾兄與老僕李本細投河中，却爲陳豹救起，乃得不死，暫依凌魏公家居住，黃夫人聞知此事，不敢再留，立差了嬾秋菊相贈盤費銀三百兩，并小姐書信一封，不想秋菊錯走路途，遇見匪徒張進寶，強奸不從，謀財害命，黃吏部移花接木，又誣吾兄殺人正兇，誣攀凌魏公同謀，賄囑知州楊文，將師徒二人屈打成招，時有杜子卿、君美，聞悉二人無辜受害，心抱不平，俾集三學生員，要爲師徒出罪，黃吏部卽修書楊文，申詳上司，欲將吾兄與凌杜項三人一併處決，現在都堂監內，小婦人親父葉世寡母在堂，既少兄弟，又無姊妹，大禍臨身，控告無路，伏乞

憲天大老爺速賜雷電，依法公斷，矜哀無辜，再生有日，謹此稟呈。

秀英小姐寫畢，讀一回，哭一回，鐵石人聽了，也要心酸，李婆道：「小姐！不要苦壞了，吃了早飯，好到玄妙觀去守候，都堂攔輿告狀。」秀英小姐道：「我吃不下，你自去吃罷。」於是將狀詞藏在身邊，換了一件青布衫，一條藍布裙，頭上包一方元色羅帕，移步出外，李本夫婦緊隨其後，戚子卿在前引路，就在玄妙觀中等候。

但聽鐘聲嘹亮，自遠而近，街坊上的行人，無不肅靜迴避，戚子卿道：「小姐！待大老爺轎子到來，趕出去攔街叫喊便了。」秀英小姐到也，十分膽壯，見轎子抬近，就搶步出來，喊道：「憲天大老爺冤枉救命啊！」

那班衙役轎夫人等，得了私用銀子，似推非推，似罵非罵，腳裏走得緩了，故而秀英小姐越發膽大，高聲叫道：

「憲天大老爺極情冤枉，伏乞救命啊！」蔡都堂道：「本都堂自有衙門告狀，你這女子膽敢攔街叫喊，趕下去！」秀英小姐伏在地下，大哭喊道：「大老爺！小婦人身有冤情，願甘一死，務求大老爺恩准！」蔡都堂沒法道：「收了狀詞，帶這女子衙門審訊。」左右一聲答應，收了狀詞，帶了秀英小姐回衙。

蔡都堂到了衙門，出轎升堂，喚道：「帶這女子上來！」有官謀察將秀英小姐押到堂上。蔡都堂問道：「你這女子何處人氏，姓甚名誰？」秀英道：「小婦人揚州人氏，名喚王秀英。」蔡都堂道：「你爲了甚事，攔街叫喊告狀？」秀英道：「只因胞兄玉卿被人陷害，特來告狀。」蔡都堂道：「你告那一個呢？」秀英道：「告的是圖賴婿姻黃吏部，貪贓壞法，楊文二人。」蔡都堂怒道：「好大膽的女子，告官告吏，必有訟師唆使，撈起來！」

一聲虎威，衙役過來，就把秀英小姐十指用力撈起。秀英小姐痛澈心肺，叫聲道：「憲天大老爺！這是小婦人親手自書的血狀，並無訟師唆訟，伏望詳察！」蔡都堂道：「既是你自己寫的，你把狀詞背來。」秀英道：「小婦人十指痛心，請大老爺鬆了撈子，慢慢的背。」蔡都堂吩咐鬆撈子，秀英小姐便從頭至尾念了一遍。蔡都堂聽他念得一字不訛，點頭道：「本都堂准你狀詞，有保取保，無保收監，候掛牌聽審。」其時李本夫婦和成子卿俱在堂上。李本將子卿衣袖一拉，子卿會意，跪下道：「稟大老爺！小人成子卿願保。」當堂具了保結，陪同小姐回寓。到了次日早上，小姐備了一些食物，封了一個紙包，李本夫婦伴着來到監門上，將紙包送給禁子，監門一開。李本道：「小姐看仔細！」秀英小姐進了監，舉目一看，見那些犯人蓬頭垢面，腳鐐手梏，猶如酆都地獄一般，實是悽慘。

再走進內監，只見玉卿倒在地上，兩淚交流。秀英不由的心如刀割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哥哥！妹妹在此看你！」玉卿一聽這聲音，連忙抬頭說道：「妹妹！你怎樣到此，母親可好？你兄長被黃恩老賊害得好苦啊！」一頭痛哭，一頭告訴，又道：「只怕日後部文回轉，就要作刀頭之鬼了！」秀英聽了，愈加傷心，用手頻頻拭淚。玉卿道：「妹妹！

爲何你的十指這般紅腫？」秀英道：「這是官府拶壞的。」玉卿驚訝道：「你是不出閨門一步的女子，怎會受這刑罰？」秀英道：「哥哥只因除夕那天，李本回來說了哥哥的一番情形，母親一慟幾絕，左思右想，無人救你，出罪故而妹子也願不得拋頭露面，是夜來到蘇州告狀，昨日蔡都堂出外拜客，路經女妙觀，妹子攔街叫喊冤枉，帶轉衙門，斥妹子告官吏，必有主唆之人，將妹子拶起，命將狀詞背誦，一字不訛，方才准了狀詞，諒哥哥不日得脫災星了。」監中兄妹之事，暫且按下不言。

且說龍夢錦與王小姐定了親事，歡天喜地，打發家人請了汪秋澗到府，坐定獻茶，說道：「今日是歲朝日，我要到岳母家中拜節，相煩先生陪一陪。」秋澗道：「不錯，公子應當去拜節。」龍公子就叫家人備了禮物，乘船前往，到得白楊村河頭上岸，龍公子道：「你看墳堂門首爲甚冷清，清沒有聲息。」說着家人上前叩門。

叩了半晌，馬二出來開門，讓進裏邊，家人抬進禮物，汪秋澗道：「馬管家夫人公子在家麼？」馬二道：「我家夫人有病在床，公子尚未回家。」龍公子道：「岳母有病，我同你進去望望。」拉了汪秋澗走到裏邊來。

馬婆道：「夫人龍姑爺汪朝奉來了。」王夫人欠身坐起道：「快些請坐。」汪秋澗道：「夫人貴恙好些否？賢郎爲何不返？」王夫人默然不答。龍公子一看不見小姐，心中疑惑道：「岳母有恙，爲何不見小姐侍奉湯藥？」

王夫人登時一陣苦楚，禁不住老淚縱橫。

龍公子更加疑惑道：「岳母爲何下淚？」王夫人道：「賢婿！我事到其間，不得不說了。只爲孩兒被岳父黃恩哄到太倉，圖賴婚姻，陷害人命，買囑衙門，屈招死罪，解到蘇州都堂監內待決，除夕那天，李本回來，稟告情由，女兒痛兄長身遭不白之冤，同了李本夫婦到蘇州都堂衙門告狀去了。」

龍公子聞言，生氣道：「岳母大舅被人陷害，何不早說？况小姐不是黃恩的對手，又是一個女子，出去告狀，可不失了宦家體面。」汪秋澗道：「大爺不是這等說，玉卿陷在監牢中，小姐前去救他，也是兄妹之情。」龍公子

道：「岳母不必就憂，這蔡都堂是我父親的門生，我父親當朝一品，叔父現爲駙馬，還有袁家母舅現任左都察院，如若蔡世兄暗中幫助黃恩，審得不公，只消小婿寫幾封書信到京中去，叫他芝蔴官也做不成！」王夫人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小兒之冤，一旦就可超雪了。」

龍公子道：「小婿性急如火，今朝就要動身告別了。」又對秋澗道：「煩你與我同去。」汪秋澗明知推辭不掉，連忙答應。龍公子匆匆回到家裏，向母親說明要到蘇州去。龍夫人道：「蘇州城內並無親戚，要去則甚？」公子道：「只爲王家大舅被岳丈黃恩陷害，囚在都堂監內，小姐得悉，往蘇州告狀去了，因此孩兒要去代小姐伸冤。」

龍夫人道：「你家岳母太沒主意，千金小姐，怎好拋頭露面？況且我家太師門第，未免有失體充！」公子道：「這也是無可如何才去的，不必說了。」龍夫人祇此一子，鍾愛異常，無不千依百順，便道：「事不宜遲，速兌一千兩銀子使用，或許還要寫書信，拿了父親叔父母舅圖書去。」公子道：「孩兒自去，圖書不必帶了。」

立刻兌了銀子，帶了十餘個能幹家人，與汪秋澗下船，一聲聲喝着開船。衆人曉得這位公子爺脾氣，流水般解纜開舟，四櫓八槳的搖，公子還嫌着慢，一回兒逼着使風，一回兒逼着拉繆，鬧得水手手忙腳亂，屁滾尿流，總算兩日一夜到了蘇州。

龍公子上馬加鞭，飛也似來到都堂衙門，離鞍下馬，門官慌忙進內稟報道：「揚州龍公子求見。」蔡都堂聽說龍公子到，整頓衣冠，出迎道：「請世先延賓館相見。」公子道：「不消了。」蔡都堂道：「內衙請坐。」公子搖頭道：「也不消。」蔡都堂道：「世兄駕臨敝衙，有何見教？」公子道：「沒有什麼，來游虎邱的。」蔡都堂道：「老師在京安康，師母在堂納福！」

龍公子也無心回答，隨即告辭，蔡都堂跟着相送。龍公子道：「我有一句話忘記了，去歲太倉州有件命案，人

犯解到了麼？」蔡都堂道：「早已解到。」龍公子道：「這幾天可有揚州人來此告狀？」蔡都堂道：「昨日有個婦人來此告狀的。」龍公子道：「你這裏准也不准？」蔡都堂道：「小弟准了，但不知世兄問他怎的？」龍公子道：「他就是小弟的敝房。」蔡都堂一聽，呆了一呆，心中想道：「昨日不該當堂撈他，如今怎生是好？」一把扯住了龍公子，殷勤獻媚道：「世兄內衙少坐，小弟却有下情奉告。」龍公子道：「我去會一個敝友再來。」

說着走出衙門，汪秋澗迎上前道：「大爺方纔打聽得王小姐在女妙觀東戚子卿家作寓。」公子聞言，忙到戚家探望，家人上前問道：「店家有一位揚州王小姐在此作寓麼？」戚子卿道：「有的有的，他到監中望大爺去了。」公子也不等他說完，勒馬便走，到得監門上，獄官聞說龍公子到來，衣冠也不及整頓，慌忙迎至官廳，說道：「小官不知公子駕到，有失遠迎，望勿見罪。」龍公子道：「不必客套，快請揚州王大爺出來。」獄官戰兢兢的應了聲是！

玉卿兄妹二人，正在各訴衷腸，只見禁卒添着笑臉，過來鬆了刑具，說道：「龍公子在外，請王大爺出去。」玉卿吃了一驚道：「那一個龍公子？我不相識。」李婆道：「一定是龍姑爺了。」玉卿道：「小姐尚未有姑爺啊。」李婆道：「去歲十二月受聘的，就是龍太師的公子。」玉卿聽了，喜出望外。

當下李本扶了玉卿，走到官廳之上，龍夢錦抬頭看見玉卿相貌不同凡響，肅然起敬道：「舅兄請坐。」玉卿道：「賢妹丈，愚兄不掛了。」坐定之後，龍公子細問被害情由，玉卿子午卯酉說了一遍，玉卿聽說小姐十指受撈，連忙央汪秋澗去看，果然小姐的春蕊般十個指頭，撈得紅腫。

龍公子大怒道：「老蔡私情受囑，不問根由，雖非有意同惡，亦不能推得干淨，快打轎來，先請小姐回寓，待我去與老蔡算帳，他若不與小姐陪禮，叫他頭上帶不成烏紗。」衆人答應，龍公子又匆匆到衙門上去了。

且說蔡都堂當了龍公子的面，雖回說准了王小姐的狀詞，皆爲黃吏部同年面上，竟把狀詞丟下，不道這位

告狀的王小姐，乃是龍夢錦的妻子，不由的着了慌。其時正在內衙找尋狀紙，外邊聽事官進來報道：「龍公子到。」蔡都堂更加心慌意亂，到處搜尋，不見蹤影，可憐他尋出一身臭汗，方才在一冊書中尋得，宛如得了一件寶貝似的，納在袖中，款步而出。

### 第十三回 雙美團圓

蔡都堂踏到書房中，龍公子怒容滿面道：「狀詞上這些人犯，可曾拿到麼？」蔡都堂道：「要待開印。」龍公子道：「我到此間，專等世兄將此冤情審明，爲甚推三阻四，故意延宕？你若不審，我明白就到京中去，告訴爹爹叔父。」蔡都堂道：「小弟立刻掛牌，明白就審便了。」於是卽命承差寫下鎖條，着中軍照牌拿捉一千人犯。又道：「請世兄今晚住宿在此，少盡一杯，待小弟審明此案，相送世兄回府。」

龍公子婉謝道：「世兄盛情，小弟不敢叨擾，請把狀詞與我一看。」蔡都堂便在袖中取出，雙手遞過。龍公子看了一遍道：「請問這狀詞是真情，還是假情？」蔡都堂道：「怎麼不是真情！」龍公子冷笑道：「既知不是假情，爲何把敝房抄起來？」蔡都堂道：「小弟知罪了，自當到尊嫂寓處請罪。」龍公子道：「不知者不罪，告辭了。」遂別了蔡都堂，上馬而去。

蔡都堂不敢怠慢，立卽擺了全副道子，到戚子卿招商店來。行近門首，戚子卿和小二二人，嚇得幾乎連話也說不出來。聽事官遞進禮帖，乃是白銀三千兩，彩緞三百端。龍公子叫李本一概收了，待大爺到衙門面謝。蔡都堂又到玄妙觀，拜望龍公子家人，接了名帖，回說公子遊虎邱去了。

這一日一千人犯，都已捉到。黃吏部也乘船到蘇，忙不迭坐轎拜望蔡都堂，敘禮坐下。黃吏部道：「王秀英控告治弟，要求老公祖坐他一個誣告之罪，若說雙金錠爲聘，沒有媒妁，若說將小婿投河，沒有見證，因奸打死馮

秋菊却有張進寶可據。那凌魏公窩盜窩賊，杜子卿項君美鼓噪公堂，四犯罪在不赦，即乞正法。」蔡都堂道：「待小弟公斷便了。」黃吏部這纔告別出衙。

黃吏部甫出都堂衙門，冤家巧遇對頭，不期龍公子乘馬而至，一眼瞧見，喝道：「拿住了黃恩！」一衆家人上前扯住轎子，龍公子早已飛身下馬，從轎中拖出黃恩，舉手就是一巴掌，罵道：「老狗才！圖賴婚姻，買囑賊官，陷害人命，不許走，審明了去。」說着，不住的腳踏手打，黃吏部一味哀懇討饒。蔡都堂聞訊，慌忙出來解勸道：「龍世兄不必煩惱，待小弟審明了，自然罪有所歸。黃年兄且請延賓館寬坐。」黃吏部只得躲到延賓館內，龍公子真奔大堂上，東首朝南坐下，連連催審。

蔡都堂吩咐傳點，升坐大堂，押進人犯，丹墀跪下。承差稟道：「犯官現在延賓館，黃夫人有陳氏代審，黃小姐已投河身死，原告王小姐，抱告人李本代審。」蔡都堂命帶上王玉卿，問道：「你將圖賴婚姻，打死馮秋菊，從實講來。」王玉卿道：「憲天大老爺，賴婚是真人命是假。我父王桂林，自嘉興陞任回鄉，奉旨巡按山東。」蔡都堂道：「可是戊辰科進士王桂林麼？」玉卿回說是的。蔡都堂道：「這是本都院同年了，以後怎樣？」

玉卿道：「在瓜州開相逢黃恩，雙金錠定了親事。不料父親在任身亡，家貧住在墳堂屋內，他打發陳豹接我去讀書，那時深信不疑，到得太倉，岳母爲人甚好，將我安頓在龍王廟後，冒名黃鼎赴考入學，竟被黃恩查出，設計哄騙我到龍王廟，逼寫退婚休書，那知他又喝令家人，將我主僕渾身細綁，推入河心，幸虧陳豹相救，留在凌先生家中居住，可恨黃恩唆使劉攀桂，告官拿捉，知州不容分辯，嚴刑拷打，小人受刑不起，只好拚死招認了。」蔡都堂卽命退下，喚上劉攀桂問道：「那一天你妻子到那裏去的？身上可有什麼物件？」劉攀桂道：「我的妻子奉了夫人小姐的差遣，探望王玉卿姑爺，身上有銀子三百兩，又有小姐的一封信，誰知打死在墳堂屋內，求大老爺伸冤。」吩咐退下。



當下叫張進寶上來問道：「打死馮秋菊的是那一個？」張進寶道：「王玉卿打死的。」蔡都堂道：「既是王玉卿打死，爲甚你不趕緊捉住他呢？」張進寶道：「小人在屋裏，不曾看見，只聽得叫喊聲音，故而知曉。」蔡都堂喝道：「人命關天，聽得叫喊，那裏當得憑據夾起來！」張進寶一口咬定道：「包袱裏有一封書信，封面上也寫着王玉卿的。」蔡都堂道：「書信在那裏？」張進寶道：「黃老爺拿去的。」蔡都堂差人到延賓館取書信呈驗，黃吏部推說書信遺失，不知去向。

蔡都堂又叫陳氏問道：「小姐可有書信麼？」陳氏答道：「有的。」蔡都堂道：「封面上可有什麼字？」陳氏道：「上寫王玉卿公子開拆。」蔡都堂道：「你把前後事情，細細講來！」陳氏道：「小婦人不好說。」蔡都堂大怒道：「人命關天，須要實講，你若不說，就要用刑了！」

陳氏只得實說道：「家爺致仕回鄉，身經瓜州關，適逢王老爺，兩下水手爭釐打架，將王老爺船上的水手打壞，家爺懼怕王鐵面，舟中聯爲姻親，後來王老爺身故，家爺頓起賴婚之心，命陳豹迎接姑爺到府，夫人知曉，安頓姑爺龍王廟後讀書，冒名進學，後來被家爺查出，騙到龍王蕩中，逼寫退婚休書，拋入河心，幸喜陳豹救起，寄寓凌相公家，夫人放心不下，私贈路費三百金，小姐寫下書信，託了環秋菊送去，誰知那天晚上，張進寶回了一衆墳，鄰報說馮秋菊被人打死，紅褲丟在青草地上，因奸致死無疑，親耳聽得丫環叫喊王玉卿的名字，家爺就叫劉翠桂告到知州衙門，姑爺受刑不起，含屈招了口供，小姐痛不欲生，投河自盡而死。」說完淚如雨點。

蔡都堂道：「張進寶這三百兩銀子你知道麼？」張進寶道：「王玉卿劫去了。」蔡都堂道：「胡說！那書信還在秋菊身邊，尙未送與王玉卿，如何會把銀子劫去？」吩咐用刑，張進寶抵死熬刑，不招。蔡都堂心生一計道：「你家老爺恐你日久變心，特地送書來，要本都院將你處死，快快招了，放你回去！」張進寶道：「大老爺肯放小人回去，小人就招。」那天小人立在屋外，見秋菊孃孃婷婷走來，背了一個包袱，小人向他調笑，一時動了慾念，抱

進墳堂求歡，他就大聲叫喊，小人把他一拳打倒，一脚送了他的命。」蔡都堂道：「他身上的銀子呢？」張進寶道：「銀子是小人化用的了。」

蔡都堂聽他供出原委，忙請黃恩上堂，說道：「年兄！張進寶都招認了，只是年兄有些不合圖賴婚姻，其罪一；縛塔投河，其罪二；連累李本，其罪三；唆訟劉攀桂，其罪四；買囑張進寶，其罪五；陷害王玉卿，其罪六；株連凌魏公，其罪七；賄通問官，其罪八；致女投河，其罪九；屈害杜子卿項君美，其罪十；因年兄有朝廷榮贈，不敢加刑，但法律上却話不過去。」龍公子道：「黃恩逼女投河，理當償還人命。」黃吏部這時頓口無言，滿面羞慚。

蔡都堂道：「陳氏你家有幾位小姐？」陳氏道：「金鳳大小姐投河死了，還有金鸞二小姐，閨中待字。」蔡都堂道：「既如此，黃年兄寫起庚帖來，小弟作伐，仍復舊好。」黃恩只得寫了庚帖，交與蔡都堂，蔡都堂轉遞與龍公子收下。蔡都堂回頭說道：「楊文你做得好官，得了贓銀五百兩，屈害好人，罪在不赦！」又謂杜項二生員道：「你二人不該鼓噪衙門，壞亂法庭，拿下去打！」龍公子道：「不許打，他們扶持聖教，若打了他們，天下做不得好人了。」蔡都堂於是咨文開復了四人功名，然後將楊文、張進寶收監，黃吏部取保，行兇家人牛龍、馬虎、細打四十大板，一重公案，就此了結。

次日龍公子偕同王玉卿等四位生員，拜謝蔡都堂，就要收拾起身。蔡都堂端正贖儀三千兩，親到驛前相送。凌杜項三人也來送別。玉卿見了，紛紛淚下道：「晚生此去，三位先生不知幾時圖報。」龍公子道：「弟已備下贖儀，每人三百兩，聊表微意。」遂道：「凌先生晚生與玉卿兄先具關約在此，待二月初相請到館，幸勿見棄。」凌魏公道：「小弟蒙恩相救，深感之極，該到府拜見，關約斷不敢領。」杜子卿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罷！」言下依依而別。

一帆風順，早到揚州。龍公子親送玉卿返家，馬二看見連忙報道：「夫人！大爺小姐回來了！」夫人好不歡喜。

登時精神旺健，床中坐起，母子見面，自有一番說不盡的苦楚，又請龍姑翁進來，夫人再三道謝。龍公子道：「說那裏話來！這是岳父在天之靈，岳母晚時之福，小婿何功之有！」敘談一回，龍公子告別回家去了。

光陰倏忽，已是二月初旬了，凌魏公約了杜子卿、項君美二人，同到揚州龍府，遞了通家帖子，龍公子得悉，倒屣相迎，差人請到王玉卿，大開筵席，名班演戲，助興。杜、項二人住了幾日，定要告辭回去，龍公子挽留不住，只得相送下船。從此之後，師生三個磨礪文章，杜門不出。

不知不覺，十月初了，龍夫人相請汪朝奉到府，說道：「今日屈駕，只爲小兒擇定十月十五日合卺吉期，相煩

大媒一行。」汪秋澗道：「吉日太近，只怕王府粧奩不及置辦。」龍夫人道：「粧奩儘有，不必辦了。」汪秋澗立即乘轎到王府，見了裴氏夫人，說明來意，裴氏夫人一口應允。

到了吉日，太師府中賀客盈門，喜氣洋溢，龍公子身穿吉服，上轎迎親，三聲炮聲，已到王府，玉卿迎接進廳，款待少頃，王小姐粧扮完備，丫環扶出閨房，玉卿抱抱妹上了花轎，從鼓樂笙管聲中，到達龍府，參拜天地，見禮祭祖，送入洞房，合卺，成就了百年之好。

一年容易，又屆初春，是年適逢大比，杜子卿、項君美結伴同來龍府，約同上京會試，龍公子陪着二人會了玉卿，選了吉日動身，水陸兼程進發。到了南京，在夫子廟找了一家寓所，二月初九考頭場，百花生日考二場，十五日考三場，榜發五人，俱獲高中。

三月初三殿試，王玉卿中了一甲一名狀元，龍夢錦中了探花，凌魏公中了傳臚，項君美中了三甲一名，杜子卿中了三十三名狀元，奉旨游街三日，金殿謝恩，王狀元啓奏道：「微臣父親早喪，堂上尚有寡母，盡忠不能盡孝，乞陛下賜假歸里，孝養母親。」嘉靖帝龍心大悅，道：「據卿所奏，忠孝可嘉，俟朕旨下便了。」王狀元謝了聖恩回寓。

次日嘉靖帝領下一道旨意，其文云：

新科狀元翰林院修撰王玉卿，據奏伶仃孤苦，負屈含冤，敕賜黃金五十錠，回鄉葬父完姻，事畢進京供職。  
爾岳父黃恩，賴婚陷害，再訂良姻，仍復舊好。爾父王香，清廉正直，追封大理寺正卿大節公。爾母裴氏，冰清玉潔，教子成名，封清節夫人。欽哉謝恩。

王狀元接了聖旨，望闕叩謝恩典，一時歸心如箭，辭別衆人，轉返揚州故鄉。

且說無錫華老夫人看了殿試錄，得悉王玉卿中了新科狀元，親送金鳳小姐到太倉，母女相見，大哭一場。小姐訴明情由，黃夫人方知華老夫人救了女兒的性命，心下十分感激，備酒款待。華老夫人就要告辭起身，金鳳小姐再三苦留不住，只得含淚相送下船。

黃夫人走到廳上，將金鳳小姐的靈檯推翻，恰好黃吏部走來，黃夫人怒道：「好一個吏部天官，祇知趨炎附勢，做了岳丈，一心厭棄窮女婿，如今女婿中了狀元，你有什么面目去見他？」黃吏部道：「當初我看玉卿很長進，故而如此。」黃夫人道：「你這個老糊塗，只顧目前，不顧日後，有眼也不識得人，到如今兩個女兒嫁了一個女婿。」黃吏部搭訕着道：「這叫做賠了夫人又折兵啊！」

這時報說蔡都堂到分賓坐定，蔡都堂道：「小弟已擇八月十五團圓日，正是令燮於歸之期，年兄允諾了，我就差人送信與王狀元。」黃吏部道：「老公祖見教，那有不從！但有一件奇事，大小女投河去後，適遇無錫華老夫人救到菴中，聞得小婿狀元及第，方才送到家中。」蔡都堂笑道：「這也難得，只是老年兄又要辦一副粧奩了。」

金鳳送爽，桂子飄香，正值中秋佳節，王狀元與金鳳兩位小姐成親，說不盡如魚得水，如漆似膠。三月假期滿，進京供職。後來直做到文華少保，兩位夫人共生三子，俱皆少年及第，子孫昌盛。只有黃恩絕了世代，可見皇

天報應，善惡分明；故而奉勸世人總要正直無私，不可爲非作歹，損人利己；要知到頭來逃不了報應的啊！

雙金錠全傳



